澗

記

蘭駢館日記 光緒十六年庚寅

蘭駢館日記

光緒十六年正月初一日晴

祀祖迎神祥光滿室華蓋自都來得高陽師書廿三日蒙

慈聖賜福壽字及八百長春御畫眷念老臣聞之甚慰

初二日晴

洪翰香來久香來華蓋復至晦若同話

初三日晴

答華蓋過晦若

初四日晴

夜晦若容民來話

初五日晴

華蓋來寄安圃書

初六日陰

華蓋來別縱論新疆事宜裳於淚下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此君之謂歟

初七日陰夜星見

閲夏正考一卷乃胡天游著刻於式訓堂叢書中

初八日昨夜小雪辰刻後霽

作復奮樂山書夜閱揮麈餘話一卷

初九日晴 九弟来

初十日晴

開館李黃臣来申刻勞迴宣過談近著等韵一得孤學也當字

十一日晴

王初以渌水清賦件詩極亦雅須令

十二日晴

得樂山書永詩来話

復高陽師及樂山書

十三日晴。試鐙。

十四日晴。

十五日晴。

寄高陽及安圃書。午後過晦若暢談，借杜樊川集閱之，馮鷺庭注本。

十六日晴。

合肥宴客，以家釀與蒟蒻，以酌月影，清圓花香，搖曳酒亦微醺。

是夜閱揮麈錄一卷。

十七日陰有風。

永詩未詳閱葉夢得避暑錄如行荊棘中閱曲洧舊聞則如康莊坦途矣實為心聲信然士大夫何苦而造作疑似之說以誣賢者而媚權奸平之公論難掩而身名隨所附而並隳使後人目為邪侫亦可憐又吾於夢得憐之而非惡之也

十八日晴

閱唐人小集無所得作致安圃書

十九日晴

二十日陰有風甚寒

至書局一游買隨園三十種而歸此皆兒時所閱久不見此書

寔得安姪書

二十一日晴

袁清泉世廉來見

廿二日晴

廿三日晴

潘子靜來

廿四日晴午後陰

香濤前輩督粵所信任者多才士浙江王存善四川王秉恩大

司文案粵人謂之二王至是為游子岱所劾並褫職袁清卿以母

病請急旋得豫電已聞訃星奔矣

廿五日晴

陳伯平調大名府以大名國守鈞迴避藩司也伯平嘗論王樹文獄豫山因之左遷阮而當豫開府山右伯平與危甚移官換朋

若有天焉居子益可以俟命矣

廿六日晴

皇上二旬慶典加恩宗親內廷勳舊有差

廿七日雨夜微霰

得樊雲門書在鄂督幕中

廿六日晴

閱邸抄知筱帆調肇慶

廿九日晴

曾蓋臣提督來談

二月初一日晴

張樸臣知州來談知蘭軒師尚未葬為之悄然午後答樸丈

及蓋臣得六弟書

二月初二日晴

棋庵鮮館

于艸堂石影

初三日晴

得安圃書並延王弼臣來名棣乙酉孝廉王俞亭所薦

初四日晴

王弼臣開館

初五日晴

菊耦小有不適煮藥煎茶賭棊讀画聊以遣興

初六日陰

初七日陰

初八日晴

劉景氏入都適以河督未簡人贖者〻畫吏失任〻藩司均垂涎

為世道如此可慨也亦是邪之

初九日晨急雪旋霽

河督授許振褘

初十日晴

十一日晴

晨起答瞿祺庵疏作致章頌民書得安姪書

十二日晴

寄王廉生書以圖章三方交胥山人倫刻之並復安姪一緘附二文相

弁午後八弟書來言其小女多多病殊可念也再同書來又生一子

十三日晴

午後李貫臣來程祺巖固涇就頌氏館辭行

十四日晴

夜閱陶詩乃莫子偲所翻宋本陶詩極摹田子泰而集為陽子列所編何與吾里人有緣耶

十五日晴

復再同書

十六日晴 午後過陳容民居時容民患咯血

十七日晴 花農來寄八弟安圃書爲何吉果評文數篇均不佳

十八日晴 王省山茂才欲刻詩人師時文乞余爲序不忍拒之昨於艸出文筆躍枯大似江郎才盡矣二序寄五日旋日滬書師之次子元燿殁矣

十九日晴

二十日晴

盛道自東海來 九弟由蘆至

二十一日晴晨有微霰 夜有狂風 得高陽書

二十二日晴 寄潤民師書並陳春麓詩識小錄一部

二十三日陰 買甌北全集一部未暇閱也 巳刻顧廷一來

二十四日晴 永詩來談

二十五日晴

合肥囙辦陵差入都　午後過永詩略談寄高陽書

二十六日晴

陳仲勉攜其子樾鼎来（字徵宇己丑本省鮮元）得伯潛書並送橘煮餅

二十七日晴有風

至春元棧答仲勉　午後永詩来談滬上買癸巳類稿閱之

二十八日晴

李襄廷孝廉自蕪湖来（合肥之姪）洪翰香囙母病乞假赴省

二十九日陰薄莫微雨

永詩来辭行入都　得江甯電朱子清於廿六日去世為之悵然　又得安

圖書汶初四日啓程林大令陞平李名宗明曾充學堂監督大挑來北河伯

潛書來屬余一見姑進之晚得晦若通州書知合肥於三十日入城

三十日晴

料检書籍有温故知新之意而終日玩愒歲月寔之可惜也

于艸堂石影

蘭駢館日記

光緒十六年閏二月朔日晴

湯伯述來以其祖文端公手錄五經索題

初二日夜雨

子涵由都來赴金陵獻夫過話獲八弟書並爲陸海馬少蔡秀才題百石圖二絕明日有邑封入都復悔若一節

初三日晴

答子涵結一廬藏書目在子清處恐遂散佚商令子涵携歸恐不能辦也爲之悵然歸繞道省容氏疾

豐潤張氏澗

初四日晴

午後沈丹曾來言伯潛在鄉設因利局織布局以惠貧民亟亦為政也胡守三直牧傳過談琴生舊交清卿故吏之都引見言嘗赴瓊崖極言馮萃亭辦黎匪之浮夸無實及徐賡陞之狼戾好殺

初五日晴

寄復伯潛書夏壽人師之孫昌祚宏祚歸幼仍以爾為脩脯貲之

初六日晴

得新吾書即復之

于州堂石影

偶閱顏魯公集得元次山墓誌知新唐次山傳實取資於此惟叙其世系顏誌云高祖善偉皇朝尚書都官郎中常山郡公曾祖仁基襃信令襲常山公祖利貞霍王府參軍隨鎮改襄州父延祖清淨恬儉歷魏城主簿延唐丞思閑輒自引去以魯縣商餘山多靈藥遂家焉及諸門人謚曰太先生唐書襃信作寧塞令而不叙其高祖但云襲常山公而已似未明白利貞作亨字利貞霍王元軌府參軍事而未云隨鎮改襄州延祖但云再調舂陵丞而不叙其從家商餘後錄次山自釋但云少居商餘山未及顏之文少事明也次山事則傳詳於誌殆取諸其文集耳

初六日晴

得安圃書知改期十一出都

舊唐書魯公傳時太廟為賊所毀真卿奏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既為盜毀請築壇于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為宰相所忌出為同州刺史新書則云真卿建言太廟為賊毀請築壇東向哭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為馮翊太守集載馮翊謝表批答謂其事乖執法情未滅私是魯公之出為相所忌必以它事新書刪節字文竟似以建議築壇請哭遭貶矣

初八日晴

梁詩五孝廉虎寶來何子峨客子峨𨾏竟未相見也詢鐵香近況

知方集署惠州本鐵香所鄙夷曾入彈章自辭講席世路循

反如此二三知好每勸余以書院為退步殊未知近日官途之餒士氣

之衰如擁蓮池暴比潘集之具味即不可耐矣

張燕公集王方翼碑嘗猶行夜入有怪人長丈直來趣通射而仆

焉乃朽木也此擬史記李廣贅不事而敘法不恢及

初九日陰

薛雲巢大使自浙來嘗究閩營文案與呂庭芷相習章煥之茂才

辭行回蘭谿湯伯述來談得八弟書

梁氏玉繩史記志疑一書讀史者極稱之、然亦有疑所不必疑者如衛世家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梁氏曰取齊女何以在五年未確按碩人詩明曰衛侯之妻其為即位後所娶可知春秋譏喪娶三年諒闇至四年始闋矣五年始娶碩人詩說于農郊娶以春時若在四年之春昏禮豈能盡備如史公可謂善說詩者也又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梁氏曰傳無出奔反襲之事州吁友段亦不知何據伐鄭修怨為叔段乎裁按此說太泥史公所據不盡左氏況史公所見

左氏皆古文尚存於驗之先安能據今所見之左氏以疑史哉即以左氏傳證之太叔出奔共之賈注共國名杜注今汲郡共縣其地近衛又云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州吁修怨即修此怨其為叔段無疑而共叔之子在衛近國州吁與之氣類相同求友之意中事此正可以史為左之旁證此何疑焉

初十日晴

何上舍壽嵩由林西來辭還大埔

漢上谷郡之軍都縣讀為渾史記絳侯世家屠渾都正作渾說文渾混流聲也一曰洿下貌溫餘水東至路南入沽此地為洿下之水都耳

十一日陰有風

復八弟書九弟由蘆台來津

全謝山鮚埼亭集外編賈子新書跋云太史公言漢文帝雅器太傅將任以公卿之位大臣多不之喜遂以年少初學毀之予竊以為絳灌當時賢臣不應至此故應仲遠風俗通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有寵於帝太傅與之同列獨不為禮恨而譖之因漸見疏此係太傅立朝大節太史公及交其孫乃不為之表章可謂疏漏史稱鄧通不過自謹其身絕無他能觀仲遠所言亦可畏矣隨園隨筆載汪韓門之說則深不以應劭為然謂鄧自黃頭郎至上大夫漢書雖不載其年月而寄生入

家則在景帝時其頭責應在文帝末年賈生以文帝十二年卒鄧責
頭時賈生之死久矣梁氏玉繩調停其間謂史云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
盡害之下一屬字通在其中或辯鄧通不與賈生同時者非是祖全而排
汪也然汪說亦未盡明案史記申屠嘉傳嘉為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
隆愛幸賞賜累巨萬丞相入朝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嘉為檄召通
詣丞相府頓首出血嘉為相五歲文帝崩據漢書百官表則後二年八
月嘉為相也史稱通方隆愛幸度其由黃頭至大中大夫不久距賈生之
卒已六年距賈生之為長沙傅則十六年矣安得謂賈生與鄧同時應
氏徒以兩人皆為太中大夫附會其說謝山乃據以責史公之疏漏夫史公文

子世掌史其於文章之世耳目相接頗以後數百年之應劭單詞翻案

耶謝山以史學鳴此論吾不取也

十二日晴

潘子靜胡芸楣劉巘夫相次來芸楣贈范文忠集一部譚莫九

弟來少坐即去

十三日陰

購惲子居集閱之

十四日晴午後陰微雨

安圃挈眷赴任過此小泊夜與九弟安圃同飯話別兩兒及盛愷兩

從孫侍飲袁爽秋寄其詩集閱之頗雅

十五日晴

陳叔毅来伯潛寄小像及書許豫生校官貞幹至亦伯潛客也

安圃行時再同作詩送之並及鄙人其詩頗佳錄之以待和湘

南嶽立鬱青蒼（木与天公管候香猶堪嶽立鎮湘南 張于湖臨桂七星山棲霞洞題名也）桂勝今堪讀羽

王駱越鼓殘埋戰壘龍編專古訪蠻鄉宦閣未与詞臣異政

簡翻知諫職忙哉校嵇康慵日甚猶思氣味竹林長張鳴鳳

字羽王豐城人明嘉靖舉人官桂林通判所著桂勝十六卷桂故八

卷以明人姓字書名入律單聯家喜用之余未見守七子並據其

非正法眼藏也是日九弟婦二姪婦均來

十六日晴

昨夜已就枕忽先登寺不戒於火延入許姓高樓逼近署東牆樓擾竟夕安圃亦移舟避之晨起安姪來同飯九弟辭行遂同舟至紫竹林話別片時送者雜至亥刻始返

十七日晴

弟姪挈眷乘新裕南行晚潮出口

偶記魯論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一章不禁慨然史記儒林傳孔子卒後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其時

羣賢四散雖儒術爭鳴已有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分門別户之勢荀子非十二子篇弟佗其冠神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韓子顯學篇八儒有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顏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孫氏之儒樂正氏之儒在當時子張氏之學与子夏並顯並由戰國至漢武時詩則若高行子若曾申皆子夏之傳公羊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穀梁疏亦稱赤受經於子夏論語則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爾雅亦或言子夏所足而子張之學寂無所聞由子張言之殆若子夏狹隘不如其能樂育人才廣延氣類而卑之縣疑

人雖言之緒在此不在彼惟其法釋可資於先斯能成就英奇於後廣受者可以追矣由此觀之天下經行貴於文脩今之稍通訓故而不矜細行者必非學人也

十八日晴

黃花農來宗子戴自常熟會試入都得湘文書

史公孟荀列傳家有見儒林傳申其意曰咸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其自序傳曰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極爲鄭重而梁氏玉繩史記志疑謬以孟荀並列爲非眼孔太小夫荀卿傳注之功近已得汪容

甫表彰之司馬氏所謂猶儒墨之遺文也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之司馬

氏所謂明禮義之統紀也宋儒自孟子一派衍出漢儒自荀子一派衍出何

可偏廢哉

十九日晴

得子涵書即寄都屬

漢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史記著之儒林傳最為微妙而梁曜北以為不

可解非也觀文紀如除收孥諸相坐律令則詔曰朕聞法正則民愨罪當

則民從遣列侯之國則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各守其地日食詔則曰

朕聞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除肉刑詔則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

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至治也蓋皆名家諸論且其天資亦近於刻如淮南尺布之謠絳侯讞背之獄一愛弟一功臣持法絕恩如此不稍薄照新垣平兩事也所特賞者為賈生為最錯正史公所謂明申商者惟其學術同歸君臣易於契合耳或謂賈生非申商氏亦淺見觀其所上書皆正名明法之說而不傷殘忍者則莫如論淮南一書以白公比淮南四子夫文帝封厲王四子乃補過之義機亦親親之公誼而賈生乃為此言雖若杜漸防微實則開親逢惡充其量親子之外親兄弟子均不當優以大國授以要地矣無怪乎唐太宗之盡誅建成元吉諸子宋太宗之逼死德昭耳班書乃以淮南子兩國亦反誅稱賈生之先見則

大不然並夫文帝之世賈生已為此言景帝刻覈非勃之貞信著明度無
全理安與賜之獄一成於伍被一成於子爽其時孝武雄猜法臣嚴酷
何足為據其禍實萌於生之一言登死非不幸也

二十日晴有風

得晦若書李子丹日都来談一刻許寄京信

讀潛研堂集有與戴東原書謂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為西人
所用語極透闢經韵樓所刻戴集無復書蓋不能復也段若
膺所作詩經韵譜及尚書今古文疏證辛楣先生亦有書規之
段不能平也於作東原年譜中譏辛楣云東原言辛楣五禮通

故中説話多有佀是處余以為辛楣先生人品學術亦豈戴段所能輕重耶潛研書有静穆之氣若膺則無處不有叫囂之氣可以覘其養矣潛研文集乃若膺序極為推服非段与錢不平直東戴倔强耳

二十一日晴

吳觀察廷試来談長於治河據云曾事李勇毅見胡文忠午後答雲楣獻夫獻夫留晚飯見其次子更壽字錫眉余代行集賢也長兩課生均高列

晉書別本二百三十卷明蔣之翹撰嘉禾獻徵録稱其有晉書註二百三十卷即此書也四庫列入存目与茅國縉晉史刪郭倫晉記

同識使蔣氏當日輯而為注轉無紕繆可議矣

二十二日晴

得高陽白湖書

侯朝宗作王猛論以猛無殉告苻堅謂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願無以晉為念目推猛以秦存晉為識大義余觀朝宗此論真書生之論也猛之言注意於鮮卑羌虜終為人患請漸除之以便社稷衛重情勢苻秦本不當空國圖南致一敗之後慕容姚氏越而相乘猛之所言為秦謀實為晉謀哉況景略歿後其子曜與其孫鎮惡肆晉安知不粉飾其詞誑典午以彰其祖父之先見斯言

虛實未可知侯氏乃據以定論亦迂矣彼生明季親見三王之一綫尚延作此論以諷貳臣之在 本朝者耳然國不能自存而望敵國謀臣推為正朔冀存血食亦可恥而可悲矣夫

二十三日晴

得子涵書知已赴杭州

集賢書院以渝關賦命題諸生任據方輿紀要以渝關始見於隋不知漢志臨渝縣渝水首受白狼水東入塞外交黎縣渝水首受塞外南入海臨渝縣又有侯水北入渝水從大遼水注白狼水又東北出東流分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渝水南流而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檻倫水疑即地理

志所謂徒水北入渝也十三州志徒水南入渝地理志言蓋自北而南也

本放渝水是於地志水經兩從以隋始立關為説可云數典忘祖沿流

全源矣今志從以右水為渝水亦非 北方河道久失故方輿紀要亦不之道 黄子壽先生所修省志於水道一門

尚未能脈絡分明也不知何人裒輯 他日當詢之再同

二十四日晴

内人及蒼光均病意諸餘並

二十五日晴

合肥回津

二十六日晴

婦子均愈陳光文病王鄉臣會試入都于晦若回津碩廷一黃花農

均來得八弟閏月十二日書

趙水經補滱水一篇云一清按水經本有滱水篇今失之矣寰宇記定州

安喜縣滱水下引水經注云滱水歷天井澤南流所播為澤俗名

為天井淀初學記引水經注云定州滱水北流逕大核山大核山疑是

大滱山之譌大滱山在今阜平縣西北五里其東又有小滱山以滱

河所經得名說文滱水出鴈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按山海經郭

璞注今虖沱水出鴈門鹵城縣南武夫山戍夫武夫皆泰戲之

一名碩祖禹曰蓋以濡沱為即滱水也此說非是蓋滱水與虖沱同

出西耳滱水源見說文尾見本注其中所歷之道僅定州一語
較之他篇夫脫尤甚段氏有水經無滱水一篇駁趙氏大致謂
說文滱水即虖池之源水經無滱水所謂派河又曰派河尾乃言
清淇漳洹滋易涞濡沽虖池同歸於海淇水沽河兩篇經注
偕並趙氏所引初學記寰宇記未可信余按若膺墨守戴氏致
有此誤魏書道武紀皇始二年帝進軍新市賀驎退阻派水依漸
洳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是魏時確有派
水之名不得云派即虖池道武紀上文屢言虖池若派即虖池何以至此改稱寰宇記定州蒲陰
縣派水在縣西二十五里孫刻元和郡縣志訛為派安喜縣下引輿地志盧奴

北臨滱水南面泒河杜預謂管仲城是也方輿紀要正定府屬阜平縣有泒河在縣北志云源出恒山經大泒小泒二山入行唐界亦南流注于滹沱定州下云泒河源出阜平西山舊由新樂縣流入州界今涸新樂縣下泒水縣西南十里舊自行唐縣流入境又東入定州界是

直隸明有泒河說文泒水起鴈門葰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按地理志葰人屬太原不屬鴈門漢志鴈門亦無葰人縣魏志武紀建安十一年遼西單于蹋頓尤彊數入塞為害公將征之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通鑑慕容麟退長孫肥至泒水胡注泒水在中山許書所云東北入海今水經注河篇所云沽河與清河合

東入於海清河者泒河尾也善長注云泒水又東南合清河今無水清淇
漳洹滱易涞濡沽虖沱同歸于海故經曰泒河尾也是善長時泒水之
經流已爲虖沱所奪故以虖沱由此入海釋經泒河尾之意而泒與虖
沱漢分魏合之迹本自分明虖沱之源在泰戲山今山西繁峙縣漢志代
郡鹵城下虖池河東至參戶入虖池別過郡九行千三百四十里幷州川從
河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此與泒水之出葰人戍夫山似非一地
今一統志以葰人及鹵城俱爲繁畤縣似不確趙氏殘合爲一則當以泒水附虖沱而不必別出泒
水篇矣若泒即虖沱不知魏志所云鑿虖沱入泒水者爲何水也漢志
引作入沽大誤征烏丸運道不經河東也戴云泒河尾段釋以爲諸河之

尾鬣哉

二十七日陰有風

陳容民辭行入都

畿輔安瀾志沙河古派水源出山西太原繁峙縣白坡頭棠云与虖沱異源分流至祁州三岔口滙唐滱二河爲豬龍河水道提綱虖沱北經靜海西境与西北來之清水河合清水河即拒馬淶易滱唐之委滙也是今之派水尚与虖沱合注河入海与水經略同餒氏以安瀾志爲王履泰竊取戴稿何校戴稿竟未究心而膠以洨水爲派河又武斷以爲派河即諸河也

元和郡縣志深州饒陽縣州理城晉魯口城也公孫泉叛司馬宣王征之鑿虖沲入泒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滹沱有魯沲之名因號魯口後魏道武帝皇始三年車駕幸魯口即此城也滄州魯城縣下曰平魯渠在郭內魏武北伐匈奴聞之大海在縣東九十里太平寰宇記深州饒陽下云饒陽縣即後魏虜渠口置虜口鎮於此餘與元和志同滄州清池縣下云平虜渠在縣南二百步魏建安中於此穿平虜渠以通運漕北伐匈奴又築城在渠之左大海在縣東一十四里又云隋開皇十八年於西章武縣置魯城縣還取長蘆縣北平虜城為名仍改虜為魯者蓋惡故虜之字也杜佑通典饒陽滹沱河舊在縣南即光

武所渡魏武目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渠滿所以在今縣北按魏志公孫淵傳晉書宣紀無鑿渠事但云運船至遼口徑達城下此特循魏武故運道耳其渠亦在饒陽近於滄州之海清池縣證以水經淇水注所兩注則泒水入海之迹甚明水經以清河合注者為泒河之尾是知水經為三國人作酈注以清河北入虖沱者謂即水經之泒河尾是知非魏時虖沱合泒入海之迹尚與魏所穿渠之迹合故注所注言虖沱而泒在其中所言清淇河派亦在其中蓋以泒為正幹他水以泒為尾閭耳

二十八日陰

陳兆麒愈李贊臣葉子晉均來

畿輔安瀾志有一重公案見段氏經韻樓集此書王履泰乃掮職通判竇竊戴東原稿始方恪敏聘東原修此書稿未竣而恪敏薨稿入代者周公元理手王乃周之婿也既而有何夢華者言此書乃趙東潛作乃孔氏誤收入戴氏書段氏以趙書證戴定為趙剿戴刪云 趙一百三十二卷戴一百二卷王志五十六卷 至張石洲先生則以東原盜全校水經注及趙河渠書懸為世戒謂戴深殘趙書而於唐河卷中附趙盧奴水者一篇曰杭州趙一清於地理之學甚核嘗游定州為州牧姚立德作盧奴水攷並附於右一似趙氏絕無與於此書者作偽顯然可為鄙歎據此則東原之所取於先王

履泰以豪奪於後王不足責東原何為此穿窬之行也今趙
戴兩書均不可見而王志亦未見精核姑志之俾與向郭莊子注
何郄中興書鼎足而三也

二十九日陰有風

伯行自外洋還寄八弟書未封而得其十九日書及紈扇兩柄筆四
枝得樂山本月十一日書並小像二

義山詩如馬嵬以佛鷄馬牛同用前人已譏之矣可歎晉秦宮赤鳳宓妃陳
王與梁冀趙后並用之嫌重複隋宮日角天涯之對工而無乃硬湊而世皆以為
佳耳食而已

三月初一日陰有風

過晦若碧雲霽鄭子雲來

晉書宣紀魏武討孫權軍還權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耶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 案裴松之魏志注引魏略作陳羣桓階語上文方言仲達以漢運方微不欲虧節曹氏權乃為此勸進之語果出仲達益證狼顧之為反相矣晉書采此它是無識

初二日晴

伯行入都

偶閱范文忠集及朱祖文北行日譜知吳橋友誼之篤其於周太常則貸金為之完贓復集貲為孤寡生計於黃伯安則為之作傳自言世道交喪得人維持交道可以不孤文正朋友一倫不至獨輕于世此所維係甚大其推崇朱之復如此自命可知矣公之大節婦孺皆知特記此一端以愧末俗

初三日晴

復高陽書附禊日與閩人燕香淪萬說久

初四日陰

得趙悱厓書

晉書羊祜傳祜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又云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北海有虎賁中郎之感而之女竟因適一人亦是佳話范書孔傳女年七歲亦為操所殺不知北海尚有一女文姬有才無節而叔子之母以所生二子承與發俱病專心養發極有母道世但知文姬而不知中郎尚有一女叔子之德能使南州墮淚而身沒之後帝命發子篤為嗣篤以父沒不得為人後不奉詔令篤弟伊為後又不奉詔篤伊豈有歉于叔子耶余疑叔子以與司馬子元為姻助晉背魏臣節有虧乘篤伊不願後之感之緒淵之子貢讓封意未可非也

初五日陰

李叢來得允言等書李黃氏過談

南齊書褚淵傳子賁服闋見世祖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長史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祕書監不拜以年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世以為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南史謂賁常謝病在外上以民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蓁所居墓下業賁以艾皆袁粲等附高帝深執不同終身愧恨南史亦同則辭爵出於賁意不關帝之諷退也不得由蓁子顯爭審

初六日晴

孫毓汶許應騤貴恒沈源深典會試伯行以楊崇伊分校迴避不與試

巡撫見於唐書晉書劉頌傳咸甯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褒巡撫荊揚巡撫之名殆始於此謝本傳幽冀宜須總督總督之名殆於此

初七日晴

天津新設集賢書院試卷者寓津之士講席向由京官兼之頗形廢弛司道等堅請余爲院長昔申公絀廢還教授自給王式罷徒隸不教授義各有當距論錢香事才一月也堅辭不獲姑就之脩俸甚薄居處不爭之地而生徒略有裁正亦成就後學之

義也合肥幕府徐敬齋壽仍来見司道畢即答之徐紹興人寄籍清苑陳子敬幕友應充鄭玉軒張樵野參贊習於洋務

初八日晴

鄧鐵東前輩来

初九日晴

答司道府得九弟書

初十日雨

花香撲人麥事可想為之一展慰也

十一日霽

以鰣魚寄高陽師又作書寄允言等

晉書孫盛傳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閒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耶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余按觀此而知亮之殺稱當失刑矣侃傳附稱以南蠻校尉假節與諸弟不協咸康五年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出亮使人於閤外收之棄市誣以他罪侃勳在王室其子罪不在不赦之列何敢專斷蓋恐列上則導必救之其所

以訟殺之者必稱自附於導故也亮本疑侃於前以忌導於後而稱以侃子為導黨取禍固宜矣以讒構其間合混殺過反以稱構導於亮者轉若稱反覆傾陷而亮之納要圖為雅重殺陶稱為果斷矣豈其然乎

亮傳陶侃嘗欲舉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眾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導傳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國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導以計責稱自全耳

侃之為人淡不肯稱兵廢導亮則實有忌導之心特為稱讒之於內又為鑒制之於外未可輕發遂殺稱以洩其忿耳亮書

鑿鑿稱之入告豈得目爲懸懸之談哉理而出之之句使陶校尉蒙
不忠不孝之名千古無人昭雪也
十二日晴
過晦若略話覓一寫官爲錄書計
晉書郭璞葛洪不入藝術傳隱逸傳直不可解景純爲王敦所害
或以其大節特傳之稚川傳前日從祖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未
且世以爲尸解得仙云此史臣無識直以爲真仙耳可笑也
十三日晴
寄子涵書

七賢中阮籍最下顏光祿屏山王不屏阮乃以阮居嵇先實不可解蓋其詩出於悲憤本非至論虞預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猶屬未滅史傳稱其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豫世事酣飲為常並為鄭沖作勸晉王牋與客圍棊留與決賭直一不忠不孝之人耳顧以辭將解為未董其並許為之情真謬說也

十四日晴

李贊臣來九弟來電知已到粵

晉書忠義傳頗雜如王育為振武將軍為劉元海所拘以為太

傳初未死節乃目為杜宣之王傳宣不迎王攸攸怒之育執刀叱攸即

自為義大節已虧此以節矜意氣者能之乃與殺身成仁者並

傳子

十五日晴 都中十四換涼帽 津門則十五

得祥仁趾書客有話春明瑣事者聞之憮然

曹志乃陳思孽子史稱其篤有大度余觀其傳志實無志齊王

攸將之國志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

而遠出海隅晉其殆哉乃極論之帝覽議大怒策免太常鄭默

免志官以公還第夫志為魏之近屬而豫篡朝背月之謀於晉

太忠於魏太恕是亦不可以已乎

十六日晴

十七日晴立夏

十八日晴

十九日晴

得八弟書作書復之頗覺語長心重

二十日陰夜雨

寄允言等書並致仲彭一函

廿一日陰雨開霽

二十二日晴

子涵自江甯踩舊之午飯于清七子家事頗費斟酌也

二十三日晴

陳容民由都回子涵回都

二十四日晴

二十五日晴

二十六日晴

二十七日晴

二十八日晴

昨日粥後因久香同伴亦至各出閑藝相示閑有以古注芟擇
者放集解本性者人之所受以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李尋
賁
傳以性与天道為易春秋後漢桓譚傳注引鄭注謂性為人受
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潛研堂文集歷引
諸說謂性与天道乃是性命天道星次之章錫為楊倞荀子哀
公篇注所引竟有以荀子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
務審其所謂分推兩章者並以審其所謂指竟性与天道
究不可為訓也

二十九日晴

三十日晴

許竹篔昨來答之

徐堅譏曲江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其邊幅提要稱其感遇諸作神味超軼可與陳子昂方駕文筆宏博典實有垂紳正笏氣象堅以窘幅求之不足以為定論余謂堅譏其文非譏其詩也偶取曲江集玩之貶官以後詩尤見身分如郡中見鶴云遠集長江靜高翔眾鳥稀何等超峻也乃傳其詠燕詩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句謂自鮮於李林甫何其以小人之腹測君子之心也

四月初一日陰而爽甚

得安姪書今日登輪舟赴粵

初二日霽

得九弟書

初三日晴

初四日晴

至院食一游

初五日晴

初六日晴

王楊盧駱當時體不廢江河萬古流四傑之名得老杜此作大為生色余尤取駱丞之詩如從軍中行路難帝京篇疇昔篇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諸作均沈欝頓挫乃七古之佳者少陵實胎息於此其五言律如望月云晚色依關近邊聲雜吹哀何等悲涼過故人任處士書齋云網積窓文亂苔深履跡殘何等真摯夕次蒲類津云山路猶南屬河源自北流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何等渾成旱發諸暨云薄煙橫絶巘輕凍澀迴湍何等細膩其品格在王楊盧之上討武后一檄凜凜正色是使牝雞晨旋授五王乘其耄荒翊之以兵反正尤為光明磊落也

初七日晴

寄八弟書

初八日晴

初九日晴

合肥入都時恭邸寄其萃錦吟八冊見賜並屬題歌唐集句圖兒集唐人句為五律十六首應之孔毅文武仲集古人句贈東坡坡答之有曰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捉君應已遲此詩中之戲幻非正格也荆公邀坡公集大研詩坡公率爾曰巧匠斲山骨坡非不能而終不為所見高矣

初十日晴

都城是日填榜合肥王姪經畬中式豐潤無人館師下第

十一日晴

復九弟書得八弟書

十二日晴

寄朱子涵書

十三日晴

子涵寄伊墨卿畫錢竹汀隸書聯並三個鏡等件

十四日晴

靈樞經水云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循切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氣血與其皆少氣血皆有大數近日西醫治病頗有死後剖腹之事似此法漢尚有之俞理初先生引華佗傳飲麻沸散斷腸破腹證之此剖治生人與經剖治死人極不同又疑死人多氣少氣不可視不知經乃承度量循切非承剖視也

十五日晴

作瀏師書初五日又生一女也

于艸堂石影

周禮秋官序官都則中士二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注都則主都家之八則也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云俞理初以則爲屋字言國與都之朝大夫其人不同其職掌同也朝大夫如言山衡林衡之類每國者如言大山大林麓之類都者如言中山小山之類按都則之官已闕朝大夫職掌具存乃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序官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云云不得每都複設朝大夫也惟注文亦自兩岐既言主都家之八則又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疑上句乃舊注鄭康成則云當言每都如朝大夫及都司馬俞即言當言每都之注而演之總以都則已闕故言人人殊其實通經殊不第此

十六日晴

寄八弟書並高麗蔘二斤

姚少監以武功三十首得名人稱姚武功在北宋不甚顯永嘉四靈始奉以為宗提要謂末流寫景於瑣屑寄情於偏僻由摹倣者滯於一家趨而愈下不必追咎作始懲羹吹虀按集中有與裴晉公詩又有與白樂天李公垂詩其恥交之端可想並亦與楊汝士輩唱和是能不阿附兩黨者其人宜可恥其詩宜可傳矣任以為文昌之友郊島之師猶未盡也

十七日晴

十八日晴

十九日晴

永詩自都回

二十日晴

答永詩買舊墨十餘梃内有元墨一丸英蓮洋墨一笏

乃上品也

二十一日晴

二十二日晴

得陸世兄書月湖先生之子名慶甲慶頤泉字養家貧求助

二十三日晴

仲彭回署

西洋鍊鑌為鋼於是論洋務者紛然以剛為泰西獨得之秘李時珍本草謂剛有三種有生鑌夾熟鐵鍊成者有精鑌百鍊出剛者有西南海山中生成狀如紫石英者凡刀劍諸刃皆是剛鑌也余案說文鏤剛鑌也可以刻鏤又鋻剛也段氏謂剛乃𠝣之誤引刀部𠝣幵鈃刃也幵下曰刀鋻也為證不知鋻從臤得聲堅剛同意似以鋻訓剛為是鋻即作幵之剛鑌廣韻鋻訓鑌是其確證

于州堂石影

二十四日晴。

小傳臚狀元吳魯榜眼文廷式探花吳蔭培傳臚蕭大猷李淦畬二甲二名

二十五日晴

借再同明十行無注本筦子閱月間按之錯誤不可校舉今日擇其可取者摘出以原書寄還並作書復之

二十六日晴

楊洛鑒雪廬壬午副榜劉麒祥戊子舉人均來見

二十七日晴

答劉康侯同一弔劼剛侍郎其眷屬回南也

二十八日晴

蔡孫自粵回得九弟及安姪書蘇福由都回得允言書

二十九日晴

望課以晉書禮志書後命題諸生均取一二節立論無能通閱三卷者或取錢氏考異無能以宋書禮志對勘者蓋院中高才生惟楊雪滄一人餘皆文士而非學人耳別有校勘記詳之

偶讀袁清容集其開平第一集如雨中渡南〻云渡馬蹴亂石高下齧其蹄陟巘沮洳深塹覺所歷低殫琴峽云下有戰士

于艸堂石影

胥鳴咽水中鳴又云有此董風行散彼巖下情第四集開平三度
端陽云傳車俯首不得語鄰牆簫聲雜鼗鼓搖清容當元
極盛〻時身踐清華往來〻應從鼓其詩偶如〻勞者〻歌而非
怨夫〻語不足狀悶方冷苦也楓〻昨來談及舊時於後有感
楯生聯作書之

五月初一日晴

復袁爽秋書

余愛沈石田書不可得則求其畫畫不可得則求其詩陳明卿
曜耕石雨本澗于向有之或校注微僅或讀史餘閑論著焚香

一編橫榻支以辟睡魔祛暑氣偶記其畫松句云吹燈照影疑是舞直欲排空掉長尾沈書學山谷嘲谷書者譏云樹梢挂死蛇余謂死蛇乃黃書之病舞蛟乃沈函之神實則函即是書黃即是沈學黃沈者當作舞蛟勿作死蛇也

初二日晴亢熱

王楓臣来談

匏翁家藏集跋山谷書頗多今錄之跋草書李白贈懷素長歌曰山谷寫此歌所謂飄風驟雨落花飛雪等語雖自謂可也跋沈啟南所藏墨蹟云山谷論書云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

于艸堂石影

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無烈婦態觀此老杜二詩乃其所自作信哉其
為列婦也與歐陽公謂蘇子美論書而用筆不逮其所論者異
矣沈氏子孫宜世藏之跋陰長生三詩云陰長生此詩非山谷書之類
沒于世然此卷卒為世所重者豈以其詩哉抑亦刑曹好藏古法
帖能識其妙此又其先博士公時所藏又其家之故物云跋發
願文云啟南所藏黃書數種予嘗獲徧覽當以此卷為最
題李職方所藏草書云昔東坡見山谷草書從旁稱歎錢
穆父獨惜以為未見懷素真迹後山谷見自敘帖書法頓覺
大進不審此卷作時是嘗見耶抑或未見耶職方深於書者

藏氏其必能辨之跋山谷草書云故太常崑山夏公所蓄蓋出
煨燼中故其下並缺一字今大理寺副穗聲以此為先世物手
補完之與真迹無異自是為夏氏後人者尤宜寶藏不特為
世法書矣跋所書南山懶殘和尚歌云山谷好佛故書此歌亦甚
著意然其平生固未嘗一筆率易也七跋均深有得於黃
故其語極中肯綮其時吳興學蘇沈學黃均得神似碩沈宗米
文恪說以宋四家蔡端明第一次蘇次黃次米而能翁所云未嘗一
筆率易尤為學黃第一喫緊處觀此可以蘇黃之適可得
吳說之合善學者必專守一家為依門傍户之見必不能成一藝

也

初三日晴熱甚

午後劉獻夫來得八弟書

啟南有詠錢五首頗足砭世如云有堪使鬼原非謬無任呼兄亦

不來則由省炎涼之態昨日費文留短陌免教愚屬謂空囊

酷摹酸澀之態結云祇除義士并廉吏萬世貫頭朝不易開

則看低多少世人笑其藤花詩隨園極賞之非無佳句嫌其三

十首只述一意耳

初四日晴

遇晦若少談復九弟書夜間思有所營右手忽微傷作痛

余最愛陳壽志晦若云其比友林主事國贊有讀裴注一卷攷證

極審其兄國賡亦深於史學陳蘭甫謂之二林

襄廷由都縣言今科本以文廷式為狀元因策彷宣宗而誤以聞

闈作閑面抑置第二云

初五日晴是日夏至復八弟書

午節無事手微疲仍校晉志以讀漢志通典訂之所得益多記

管子輕重已篇言迎氣五郊与月令合洪為管之一節為淺人

割裂篇數其出郊里數有四十六里九十二里一百三十八里之遠余已

據劉芳傳正之矣續漢志云永平中以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雒陽注引月令章句東郊八里南郊七里中兆五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斯為確據復以呂覽佐之管子之義大明矣

初六日晴

晦若來談許豫生來知陳叔毅朝考一等寄伯潛書

典略云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數加厚賜今人以三國演義故輒為操讀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之作傳至操所因愈頭

風可笑之至

初七日晴

合肥至海口驗平遠船薄莫即歸乘鐵車也天津巳初急雨一

陣而海口則未初急雨一陣讀坡公浙西飛雨過江來之句真

能測天者

劉先主以英雄見忌於操武侯亦稱其延攬英雄預在徐州如陳

元龍父子先主極与周旋而在先主作牧時亦因其為先主畫

一長策也呂布取徐珪登乃為操作間豈其時操奸亦露

故耶夫韓嵩之說劉表張昭之勸孫權亦時以操為漢相

原有此一種迂儒謬論亦何足責元龍文武膽志威為先主所推乃亦闇昧如此時韓嵩張昭之徒耳何足道哉難以汝也吾見元龍亦止能以下牀卧之安得到百尺樓耶

初八日晴

得九言復書措弁回也念弟妹遠宦一身漂寄恍惚無聊賴甚呼酒〻惡薄飲不醉是日寄謝卿璐氏兩書並以世元寄陸世元澤母千金人生快意事余半生蒙扶於師友每先施未能報其可愧也

初九日晴

合肥之弟稚荃先生歿于蕪湖

初十日晴

韋招傳注于秀字成叔荀綽冀州記王愷令都官誣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穢行文辭尤厲朝臣雖多證明秀者由是而植援秀雖誣可也反脣不可也君子處讒謗之際當知所處矣

十一日雨

伯平自大同來寓六吉居往候之晤談良時

十二日晴

得八弟書

十三日晴

借集賢書院与伯平小飲自未至戌甚樂

十四日晴

摘三國志注駮欲理水經注矣

讀蜀志劉彭廖李劉魏楊傳感慨係之以昭烈為主諸葛為相而所誅戮尚如此耶封之不救荊州以嚴之違錯章著固當罪矣彭廖特自言詆劉威碩与楊威公僅同与魏文長不和時欲倚文長不得不廢威碩耳合之魏之崔季珪輩吴之張惠恕輩君子屢嗟

惟有明哲保身而已

十五日晴甚凉爽

得吳慎生書

蜀書杜周等傳讀之極有味如杜微之稱聾不出與譙周之勸降雖亦致不同然國強時多一隱逸何損國弱時即文人不爲貳臣而皆爲隱逸亦何益然非蓋深非蜀之無才以至於亡居德尚第二義也孟光來敏嘵嘵譙作以爭經義在割據之世止合束之高閣如李欽仲之好技藝算術弓弩器械加以半不肯流焉究我建贊皆是參預其制度何以亦同諸人合傳曰立國存道不

在藪在人不在叢也不求將相之大才而徒恃工匠之小智亦何益以立國哉履子六務其大者遠者耳觀其取孟光對鄧正語曰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知畢視小儒目光如炬也

十六日晴

宋久香來談

李勝為魏明帝禁錮曹爽用之司馬懿以不悅遂坐爽黨以死承祚無傳裴世期以魏略注之略見生平按水經濟水注魏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日詔書割河南郡縣自鞏關以東創建滎陽郡并戶二萬五千以南鄉築陽亭侯李勝字公昭為郡守

豐潤張氏澗

故原武曲農校尉改有遺惠民為立祠於城北五里號曰李君祠廟前有石碣碣上有石的石的欽具存其略曰百族欣戴咸推願誠今猶祀禱焉与魏略所云未嘗不稱職合猶恨其受仲建元語語張使君與兄弟無所預忠模也朝陵相從族滅禍及當塗陵為不智並如懿懿校繪匪闕實亦非常情所能料耳

十七日雨

寄趙菁衫書得九弟書知安圖須月杪始可抵桂林吉雲帆來程盈明五月時学入以錢辛楨為第一文入以袁簡齋為第一迹時如

王蘭泉洪稚存均極〻推袁乃其後蒲褐山房及北江詩話大有微詞何也觀此知面諛之不可信又覺目論之不可憑

十八日雨

合肥師云向來桑乾斷流其年雨水必多今年永定河斷流至十餘日決不憂旱矣

孫夫人還吳一事余最不解參之法正傳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〻故武侯云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蓋婦人從夫何至有生變肘腋之理此殆諸葛之戲言決非夫人真為

吳鬚再由關挾通始致也注引漢晉春秋云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亦恐非實總之孫劉本屬強合先主入蜀夫人偶歸母家而益州既得權則志在爭荊而不肯送妹先主目顧漢中不得不讓三郡外和內攜卽亦不肯迎婦而孫夫人遂永銜離恨矣武侯魚水君臣獨於三郡讓吳之日不能微言感動備禮迎還外解敵讐內正宮儀乃使法孝直入晉文子圉之言聘劉瑁之寡妻為漢中之新后無故而違禮教王化之本禍吳夫孫夫人復還或不足固吳蜀之好而孫夫人不還實足鼓遂吳蜀之嫌戚僨于先主

身後堅主私矣而於氏事則疏謬已甚較之不救荊州爲尤失

焉

十九日陰

王西莊以周公瑾子胤罪徙廬陵疑權欲專赤壁功而胤或恃父勳致有所譏乃臆說也孫周布衣昆弟之交以大帝於公瑾身後無所用其猜忌胤功臣之子酗淫自恣權之答諸必實指其罪非無過見徙如虞仲翔比也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豈能子盡克宗雖日台業愛林況其子孫而爲勳爵者一殊驕奢淫泆何以見承世澤耶西莊之論爲薄視勳臣者

勸余之論為仰承世賞者箴似各有當耳

二十日陰

答吉雲帆

湯伯述以其祖文端公七十五後手寫九經索題按三國志向朗傳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齊書沈驎士傳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手寫細書成三二千卷文端以亞相左遷請老而精力尚能如此誠人瑞也文端五朝大節不撓確然有守一因隱志郎之左遷再因林文忠公左遷其風骨可想矣為之作五絕句以志景仰

二十一日雨

過晦若晦若喜蘿菜因誦何子貞先生詠海菜詩有苦瓜香蘿終朝見就中最美金鯽魚句以為美樂衆皆讀蘿如獲然集韻收入鍾部無反音也嵇含南方草木狀蘿葉如藤蔓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編葦為筏作小孔浮於水上種子於水中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出於葦筏孔中隨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蘿汁滴其苗當時萎死世傳魏武能噉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

二十二日雨

自村塾以千字文與百家姓課學僮於是題跋率曰智永千文或有作千字文者輒箋其陋按舊唐書柳公權傳宣宗召昇御殿御前作三紙第一紙曰永禪師千字文得家法十一字則省字字非也

舊傳公權咸通初改少師又曰大中初改少師必有一誤咸通六年卒年八十八新書云咸通初乃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八無舊書則年不可考矣

廿三日晴

王彌臣來談

閱先師倭文端公遺書 公傳
穆宗時上古帝王事迹及古今臣工奏議二帙 賜名啓心金鑑上卷
爲帝王盛軌下卷爲輔弼嘉謨 公掌院時定據見之章
牘謂編檢分期以學問相切磋時關同文館上書爭之
以正興政循忤然至今同文館有何種效 公之見偉矣
余謂 公僅聞數語並藹然可親循循善誘覘其德
養之深及會試獲雋則 公已疾亟旋騎箕尾所作
爲學大旨專主程朱余半生所學殊無可強附師門
者並無論漢宋要以立身行己爲先此則服膺弗

失者耳綜觀時局眷念老成信乎生有自來者也

廿四日陰

吳慎生嘗有羅念庵書一卷子屬題其文曰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者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嗔有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爲欲制觀婁師德丙吉之爲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補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禍抑亦傷人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庶幾

可耳羅洪先書於澹泊寧靜底前題國宝二大字（宝不作寶）乃
明世〻廟書並有題云朕觀羅洪先字真有仙筆氣力其語
言談論以忠厚為心卿等當珎坐右蛭〻一狀元丟去墓道話
仙朕切念之付翰林官秦鳴雷諭答官欽遵嘉靖二十三年
蕭月既望午時書于端明殿（署時不署日可異）後有方沃園王幼華
兩先生跋沃園跋云往在廣州學官見先生四箴碑乃正書
清勁〻氣肅人心神未多見其行草今觀此卷如飛仙散
聖神游八表洵如明世宗所云有仙筆氣力至世〻廟御翰從
未得見今日何幸獲觀〻寶若遇合〻奇歲月〻〻符則南宮

之得蘇才翁家稧帖相与彷彿信神物之殊異士默有司存
宜梁汾之孫孫也康熙十二年歲在癸丑菊月既望龍眠方亨
咸同毛行九志暮見于嵩齡觀于東流舟中幼華跋之文恭先
生書法鼎鄉見於維揚江氏家翰園磥落玩之竟日不忍去今觀
斯卷如對故人殆崔瑗所謂纖微要妙放逸生奇者矣容
思之說与和風慶雲之喻互相發明真千古格言余得從梁
汾先生處觀之晴窗花發清秘滿目窮穐幸其遇之奇也乙丑
三月邵陽王文上識按念庵以嘉靖十八年召拜左春坊左贊善
踰年至京上常不御朝十二月先生与唐順之趙時春請以來歲

元日皇太子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三歲遽欲儲貳臨朝是必居父不能起也皆黜為民三十七年嚴嵩起唐順之為兵部主事次及先生先生以畢志林壑辭之四十三年卒以上據明儒學案明史則云隆慶初辛二十三年擢先生羅官已四年世宗既深責歎何無起用之謂此際既播則時相必相牽論蘆溪又何待十四年後分宜始啟始與荊川並起裁疑不能決遂以是卷錄之不敢率題也

廿五日晴

廿六日晴

寄安姪書

廿七日晴

得袁爽秋書言曹瞞累蹶而士不附劉豫州累敗而士附余謂不然如袁渙為豫州所舉茂才雖不為呂布罵先主然布敗歸曹不隨先主也裴潛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以劉牧非霸王之才遂南適長沙參丞相軍事論先主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為治如元龍父子先主與之周旋而元龍遂為曹守廣陵即入蜀以後如許文休劉子初亦皆心向曹公特無路自拔勉為蜀用耳所以然者操以漢相之重挾累勝之威攀鱗附翼者爭欲藉以取貴其轍易集先主崎嶇奔敗妻子不能顧何能養士士之與相

于艸堂石影

周旋者不過孫乾糜竺下材為鄴下之所不屑用者焉能得瑰異之材哉章而議壽未睹武鄉感激以收日士心半附名益得不能撫荊土而定中原者實以徐州作牧無尺寸策尺寸力嘗圖流離積年天下事已定而先主亦老矣豈非天哉

廿八日陰

寄八弟及柳質卿書高陽以覆覆痛謁告作緘候之

黃權降魏已非節士然未嘗為丕謀蜀也潘濬則異矣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入蜀與留荊州事及權并荊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注稱濬始謂注文橫繼則下地拜謝愈形

矯偽反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蜀權故問潘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擒伷濬不得已而失身於吳即不能自拔隸蜀亦不必然甚遠之反復失據但伷心乎故主似濬不當授任將兵親加刃於舊國故主方合於義乃為保儒觀一節之說快意騁才結新背故誠險人也昔魯肅薦龐士元謂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濬為先主治中不為不遇豈眾人國士之別乎漢壽守荊之日初不聞其有出一謀而入吳以後乃卓有樹立負蜀多矣承祚謂其公清割斷與陸敬風皆有大丈夫格夫再醮稱貞何足道哉

二十九日雨

閱山東汶泗均溢

三十日晴

以溥彼韓城燕師所完解課士綮國朝諸儒從王說者碩亭林江艮庭至朱右曾詩地理徵陳奐毛詩疏而益證以燕為南燕者則馬瑞辰俞正燮也胡墨莊從鄭燕安之訓而未申其義李黼平以為韓追其貊均在今之榆林塞外說甚雜而無根據余反復諸說而後知集傳之精也韓自是應韓之韓燕自是北燕特朱子因孔高疏引王肅云召公為司空主繕

洽遂云召康公公為司空則非是今特改之周之命侯伯時遣召
公左氏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
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
于無棣天子有二伯成之時必命韓以北方諸侯之伯故亦召公往而城
之及厲王之世而失職宣之中興以南征北伐為二大功征伐既定
以申伯為南方諸侯伯以韓侯為北方諸侯伯又皆命召虎可知
崧高韓奕二詩皆吉甫所作其文實可互證偶交召伯為蓋
師而諸儒聚訟紛紛何關論世可笑也因申而以崧高數端因韓
而以梁山數端彼曰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此曰王錫韓侯淑

旂綏章簟茀錯衡乎袞赤舄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則
錫命同也彼曰南國此曰北國則私屬同也娶妻亦是當日實事故
並敘之其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亦即誇焉所云我國不居
莫如南土耳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
之清酒百壺顯父亦王所命非有厚薄也故彼曰王命召伯徹
執其功即此之遣師是完因是謝人即與同時百蠻一例王必以寔
歸誠為韓誠非也焉俞以南遷姞姓宜遷為南遷則未知前所
賦為娶妻所賦為錫命不能公私涵為一事亦非也
宣王命之伯極盛之舉實是衰機申伯王舅韓侯所娶亦診

王之錫如詩所云韓侯纘祖考為汲舊職而申侯則奪齊之伯以與之毛傳於仲山甫徂齊（城彼東方）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此必因齊侯失職仲山甫亦有諫爭故命往城臨菑以慰勞齊侯所云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殆非指諫料民一事耳及幽王之世幽国不道而創亂即迭申侯使非牧伯安能連合繒西夷犬戎以攻幽王乎南伯阬叛恃此伯以衛王室而東遷實依晉鄭錫無聞焉豈非方伯失人哉史記於宣王事寥寥蓋不以詩人鋪陳之為實迹也

卓哉

春秋時齊桓晉文為侯伯齊乃復舊職晉之伯即霸之伯也
因晉已滅韓故即以霸之職畀之　鄭語史伯曰應韓不在其在晉乎韋昭謂不在應韓即
在晉是時韓方為侯伯而史伯乃略應韓而詳晉必韓侯之不才可知也
或疑黍苗之詩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何以不兼及
韓滅答曰詩序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此詩必戍申之
徒所作耳正可為召伯稱師之證蓋師即征師也

蘭駢館日記

光緒十六年六月朔日雨

蔡中郎薦邊讓於何進曰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孔融薦禰衡於曹操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薦者誠副其言肯為何進曹操用乎既不必咎進操當咎中郎北海也士大夫往往有同此失身為權門鷹犬者不可不慎

史記晉世家以文侯之命為襄王命重耳索隱云太史公雖復弥縫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疏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迷而同醉也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一

辭尤為非也佩綸案魏默深書古微最喜與時賢辨駁此篇亦復遺之史遷之說不絕如縷矣孫淵如尚書今古文注疏據以新序證之詳甚謀篇謂劉向亦今文家以為文公之命孔安國今文說也文侯之命秦誓二篇乃春秋戰國之兆聖人前知存此以志周之興衰耳自當是文公非文侯也索隱畢於幾起乃鬆史公可為妄人

余讀左傳最不喜和戎五利之說此迹時意在與鄭尚與諸葛公和吳伐魏相同若一意主和自以為有五利而不知害伏萬端則又魏絳之所不及料耳

初二日雨

晚楊生洛鑾来叩其學文不甚主桐城而詩由西崑入手近宗山谷學杜之派以書院屢列前茅即易衣易書無不脫穎仍爲鍼芥之契亦文字因緣也

邲之戰楚策晉曰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大病在此史記鄭世家所叙嚴妙曰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来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說盡晉軍情與此豈宜專罪先縠耶晉世家則云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懼誅乃奔翟与翟

豐潤張氏澗

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與左氏微異並穀已在瞿而晉族之是穀得免矣悉不如左氏之確也左氏蹤罪二字最妙持兩端之莭林父不殺則主戰之先穀不得不殺舁足爲孤立妥行者戒矣

初三日雨

蕅耦生日素心蘭始放一花是日微醉

與合肥師論曾文正余以爲讀文正集有三憾一粵匪功成未表揚胡文忠追贈爵位一李兆受促解兵權不正其罪何丹畦先生之罪一天津之案也

恭近於禮包注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

按如包說則近於是恭矣泰伯篇曰恭而無禮則勞仲尼燕居曰

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勞近禮者以禮厲己接人故能遠恥辱

若以不合禮為恭適招恥辱耳何能遠恥辱哉

初四日陰午後急雨一陣夜又雨

各河均溢永定北運河決矣

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今就漢書

五行志所檻者錄之　木傳無

大傳　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　仲舒以為先是四國共

伐魯大破之於龍門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内
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
御廩以戒之
嚴公二十年夏大災公羊傳曰大災疫也　仲舒以為魯夫人淫
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
則末夭故天災所予也
釐公二十年五月己巳西宮災　仲舒以為釐娶於楚而齊媵之
脅公使立以為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為此宮誅
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　仲舒以
為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
禮樂為而藏之　子政說同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　仲舒以為成居喪亡哀戚之心數興
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
而立不當列於祖廟也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　仲舒以為伯姬如宋十五年宋恭公卒
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故
火生災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師古曰公羊經 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 劉敞曰予按昭九年夏徵舒事且六十歲矣仲舒之言一何謬乎 佩綸按公羊經莊王書入陳昭八年書滅陳此文楚嚴王下有託字蓋言嚴王時入陳今託討賊滅之故陳臣子尤毒恨甚也廣川何至有此巨謬

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仲舒以為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

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仲舒以為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

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從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罪亡以出號令矣 子政說同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 仲舒以為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為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 子政說同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仲舒以為亡國之社所以為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閒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為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 子政說同

豐潤張氏澗

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罪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

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亡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眾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

致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尒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五行志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

其後膠西于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

家棄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至元朔六年迺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

佩綸案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宏出焉董仲舒傳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

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與此所異災在建元六年若元光元年始舉賢良則仲舒方下吏赦免之後豈能領選級云竊意此云對六過殊宜通鑑移對策於建元初年也儒林傳步舒丞相長史使以師言為大愚則追思仲舒之言豈能復令決獄淮南王安傳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亦不嘗遣呂步舒也以師言為大愚者宋本作呂步舒錢氏攷異曰主父偃傳元光元年西入關而高廟高園殿災乃在建元六年其明年始改元光計其年月殆不相應此志所云殆是野史稗官矣

初五日雨

環署著築防杵聲徹晝夜檞彭依檣濤聲到枕署左右人家均在水中央所憂方大

土傳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 當入水災下班志以子政說亡麥禾為土氣不養哀遂列於此 其實非也

金傳 無

水傳 桓公元年秋大水 仲舒以為桓弒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仇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弒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弒死 子政說因

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 仲舒以為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 子政說同

十一年秋大水 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

二十四年大水 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

宣公十年秋大水饑 仲舒以為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讎連結百姓愁怨

成公五年秋大水 仲舒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

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

陽子政說同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仲舒以為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

救晉後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

貌傳　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　仲舒以

為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　此兼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言之當附哀公而列此志之踈也

言傳　釐公二十一年夏大旱　仲舒以為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

楚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彊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勞民

興役　子政說同　諸雩旱不雨略皆同說　此志之謬前水火亦有同說者何備載之董說遂不傳志備亦自豪也

嚴公十七年冬多麋 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為言迷也

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

取齊女淫而迷國嚴公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亾

社稷 仲舒指略同

視傳 桓公十五年春亾冰 仲舒以為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仲舒以為方有宣公之喪君臣無悲哀之心而炕陽

作邱甲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 劉向以為先是公作三軍有侵陵用武之意於是

鄰國不和伐其三鄙被兵十有餘年因之以饑饉百姓怨望臣下心離公

懼而弛緩不敢行誅罰楚有夷狄行公有從楚心不明善惡董仲舒指略同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桓公殺兄弒君外成宋亂與鄭易邑背畔周室成公時楚横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子皆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奥年或一説公羊家之當走廣川説而子政從之者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　劉向以為今十月周十二月於易五為天位為君位九月陰氣至五通於天位其卦為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

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
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顓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以後將皆
為亂矣文公不寤其後遂殺子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　仲舒以為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
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冬水王木相故象大臣
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　劉向以為有蜚有蜮不言來者
氣所生所為眚也鸜鵒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鸜鵒夷狄穴藏
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
也鸜鵒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為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

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尔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

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為季氏所敗出奔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

指說略同

聽傳 桓公八年十月雨雪 仲舒以為象夫人專恣陰氣盛也

釐公十年冬大雨雪（公羊經雪作雹） 仲舒以為公脅於齊桓公立妾為夫人不敢進羣

妾故專壹之象見於雹皆為有所漸脅也行專壹之政云

昭公廿四年正月大雨雪 仲舒以為季孫宿任政陰氣盛也

桓公五年秋螽 劉向以為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

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諸螽略皆從仲舒說云

按下三節予政之說一略因仲舒一異於仲舒後文公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邾宣公六年八月螽向以為先是時宣伐莒向後比與如齊謀伐萊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襄七年八月螽向以為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其說皆本於廣川可知

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向以為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為蟲臭惡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尚及不將生臭惡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仲舒指略同疑衍劉越之也非廣川指

釐十五年八月螽　劉向以為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

復以兵車為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

在外　此下無仲舒指略同當與從廣川說

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　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

先死而至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　仲舒以為蝝螟始生也一曰螟始生是時民患上力役

解於公田宣是時初稅畝稅畝就民田畝擇美者稅其什一亂先王

制而為貪利故應是而蝝生　子政說同志有屬瓤赤之嫌乃子政引廣川以釋洪範五行耳

愚心傳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仲舒以為夷伯季氏

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暝雷擊其廟明當絶去僭差

〻類也

隱公五年秋螟　仲舒以為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　子政說同

嚴公六年秋螟　仲舒以為先是衛侯朔出奔齊〻侯會諸侯納朔

許諸侯賂齊〻人賕衛寶魯受〻貪利應也　子政說同

宣公三年郊牛之〻傷改卜牛〻死　劉向以為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

遂謀共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區敄霿亂〻成於口幸有季文子得

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　董仲舒指略同

案區霿牛禍之說子政所據殆本廣川公羊師說以釋五行傳

文公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劉向以爲先是時齊桓晉文魯僖二
伯賢君新沒周襄王失道楚穆王殺父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天
戒若曰臣下彊國者將動爲害後宋魯晉莒鄭陳齊皆殺君諸
震略皆從仲舒說也
[illegible]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劉向以爲先是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
是歲三月諸侯爲溴梁之會而大夫獨相與盟五月地震矣其後崔
氏專齊欒盈亂晉良霄傾鄭閽殺吳子燕逐其君楚滅陳蔡
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其
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蔡莒逐其君吳敗中國殺二君二十三
年八月乙未地震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單立王子猛尹氏立
子朝其後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鄭郏莒殺其君庶其宋五大夫
晉三大夫皆以地叛哀公三年四月甲午地震向以爲是時諸侯皆信

邪臣莫能用仲尼道殺蔡侯齊陳乞弒君皆從廣川說也

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麓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為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先是齊桓行伯道會諸侯事周室管仲既死桓德日衰天戒若曰伯道將廢諸侯散落政逮大夫陪臣執命臣下不事上矣桓公不寤天子蔽晦及齊桓死天下散而從楚王札子殺二大夫晉敗天子之師莫能征討從是陵遲公羊以為沙麓河上邑也仲舒說略同尚有一說云王左氏始向說非仲舒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穀梁傳曰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臣而哭之

逆流劉向以為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下亂百姓
將失其所矣哭並後流衰亡象也梁山在晉地自晉始而及天下也
後晉暴殺三卿厲公以弒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執國政其後孫
甯出衛獻三家逐魯昭單尹亂王室仲舒說略同
皇極傳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
羊傳曰食二日仲舒以為其後戎執天子之使鄭獲魯隱滅戴衛
魯宋殺君子政說同
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仲舒以為前事已大後事將至
者又大則既先是魯宋弒君魯又成宋亂易許田亡事天子之心

楚僭稱王後鄭拒王師射桓王又二君相篡子政説同

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言朔不言日惡魯桓且有夫人

之禍將不終日也

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　公羊傳曰食晦　仲舒以為宿在東壁

魯象也後公子慶父叔牙果通於夫人以劫公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宿在畢主邊兵夷

狄象也後狄滅邢衛

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宿在心心為明堂文武之

道廢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

于艸堂石影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後魯二君弑夫人誅兩弟死狄滅邢徐取舒晉殺世子楚滅弦　子政說同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先是齊桓行伯江黄自至南服彊楚其後不內自正而外執陳大夫則陳楚不附鄭伯逃盟諸侯將不從桓政故天見戒其後晉滅虢楚圍許諸侯伐鄭晉弑二君狄滅溫楚伐黄桓不能救　子政說同

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是時楚滅黄狄侵衛鄭莒滅杞

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後秦獲晉侯齊滅項楚敗徐

豐潤張氏澗

于晏林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仲舒以爲先是大夫始執國政公子遂如京師後楚世子商臣殺父齊公子商人弒君皆自立宋子哀出奔晉滅江楚滅六大夫公孫敖叔彭生並專會盟 子政説同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爲後宋齊莒晉鄭八年之閒五君殺死楚滅舒蓼 子政説同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仲舒以爲先是楚商臣弒父而立至于嚴王遂彊諸夏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弒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勢橫行八年之閒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

兵周室後又入鄭々伯肉袒謝罪以敗晉師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
月析骸而炊之 子政說同
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後陳夏徵舒弒其君楚滅蕭
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子政說同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後邾支解鄫子晉敗王師
于貿戎敗齊于鞌 子政說同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後晉敗楚鄭于鄢
陵執魯侯
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後楚滅舒庸晉弒

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弒死　子政說同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後衛大夫孫甯共逐
獻公立孫剽　子政說同
十五年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先是晉為雞澤之會諸
侯盟又大夫盟後為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
綴斿不能舉手　子政說同
二十年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陳慶虎慶寅蔽君之明
邾庶其有叛心後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陳殺二慶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晉欒盈將犯君後入于

于艸堂石影

曲沃

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宿在軫角楚大國象也後楚屈氏譖殺公子追舒齊慶封脅君亂國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後衛侯入陳儀甯喜弑其君剽

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絶夷狄主中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果從諸侯伐鄭滅舒鳩魯往朝之卒主中國伐吳討慶封

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禮義將大滅絶之象也

時吳子好勇使刑人守門蔡侯通於世子之妻莒不早立嗣後閽戕吳

子世子般弒其父莒人亦弒君而庶子爭

劉向以為自二十年至此歲八年間日食七作禍亂將重起故天仍見

戒也後齊崔杼弒君宋殺世子北燕伯出奔鄭大夫自外入而篡

位指略如董仲舒

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先是楚靈王弒君而立

會諸侯執徐子滅賴後陳公子招殺世子楚因而滅之又滅蔡後靈

王亦弒死　子政說同

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時宿在畢晉國象也晉厲

公誅四大夫失眾心以弒死後莫敢復責大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

于艸堂石影

君還事之日比再食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

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周景王老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後君臣不說之象也後蔡侯朱果出奔劉子單子立王猛

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之象也後尹氏立王子朝天王居于狄泉

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宿在胃魯象也後昭公為季氏所逐

按內以為目十五年至此歲十年間天戒七見人君猶不寤後楚殺戎蠻子晉滅陸渾戎盜殺衛侯兄蔡莒之君出奔吳滅巢公子

光殺王僚宋三臣以邑叛其君它如仲舒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

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中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

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後鄭滅許魯陽虎作

亂竊寶玉大弓季桓子退仲尼宋三臣以邑叛　子政說同

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後晉三大夫以邑叛薛

弒其君楚滅頓胡越敗吳衛逐世子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仲舒以為宿在柳周室大壞夷狄

主諸夏之象也明年中國諸侯果累累從楚而圍蔡蔡恐遷于州

于艸堂石影

來晉人執戎蛮子歸于楚京師楚也

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仲舒以為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象也眾星萬民之類也列宿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隕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為中國也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亡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

按仲舒下有劉向二字而此節下又有劉向以為云云或于政一說因篇內又有劉一說或前劉向二字為羨文

文公十四年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仲舒以為孛者惡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國象後齊宋魯莒晉皆弒君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仲舒以為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天子之
象後王室大亂三王分爭此其效也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仲舒以為不言宿名者不
加宿也以辰乘日而出亂氣蔽君明也明年春秋事終一曰周之
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氐出東方者軫角亢也軫楚角亢陳鄭也
或曰角亢大國象為齊晉也其後楚滅陳田氏篡齊六卿分
晉此其效也　王政說同
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
仲舒以為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

于艸堂石影

自上而隕此金而陽行欲高反下也不与金同類色以白為主近白祥也鵾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之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而持炕陽欲長諸侯与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桓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為盂之會与楚爭盟卒為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与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為諸侯笑　子政說同

按屬貌之不恭曰祥青祥皆子政說

右廣川公羊災異說共　條雖不免傅會存之足以畏天保命世以言災異為会陽家可云昧於古義耳

初六日小雨時作時止

西岸留漫口水退灾象已成

春秋魯十二公僖稱賢君奚斯作頌列於三百篇並其人最為可鄙齊強則親齊楚強則親楚晉強則親晉泮水篇所謂淮夷攸服乃攘齊之功以為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亦齊桓反其侵地耳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即云追美周公而南夷率從政明指僖公言試問召陵之會果僖公力乎非僖公力乎厥後假楚師以伐齊取穀尤為背德君子讀木瓜永好之篇而歎之魯之誣游實不如衛之圖報者為近實也

公羊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

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

也二十年西宮災董仲舒以為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使立為夫人

故有此應十年大雨雹亦以為言何休注因稟僖公曰桓得立三年陽

穀之會有有無以妾為妻之誓四年召陵伐楚六年楚人圍許諸

侯遂救許僖無役不從安得有遠聘楚女為嫡之理公羊大師墨守

而不明時勢殊可惟也假使僖果廢楚女則楚必仇魯其以僖又寵爭楚心何也

初七日晴

來祥來故里新居六日雨大牆圯

初八日晴

伯平來談時由保定回津即擬復任

葉夢得避暑錄話叔祖溫叟與子瞻議論每不相下元祐末子瞻守杭州公為轉運使浙西適大水子瞻銳於賑濟且以杭人樂其政陰欲厚之公每持之不下即親行部一皆閱實更為條畫上聞朝廷主公議觀此而知葉氏之為小人也夫蘇公賑濟七州四狀与抵潤州致林希論裁傷書草然仁人之言此豈欲陰行其德市惠沽名者而溫叟敢於如此是固尼子瞻而困杭民可云陰狠矣公去官由湖入蘇目觀水災民生乏食而奏準之錢一百萬揭貫糴米平糶以代賑者數運

于卅堂石影

同格旨不行復為疏爭之夢得所云持之不下者即此事也雖溫叟校抗於前夢得粉飾於後試問天下後世以蘇公為實乎以葉氏祖孫為實乎寧天下之酷吏拘文牽義而入吾民為溝壑者皆此閱實之一説誤之也故遇有水旱偏災良有司急思挻振撫與其慎重而後不如迅速而濫之之患多費國不以多費亡緩之患多蔽民則以多蔽死

初九日雨

作書上高陽師論水災

呂氏春秋不二篇孫臏楚人為齊臣作謀八十九篇權之勢也梁伯子

云史漢皆以孫臏為齊人此當別有據余案此孫武子即伍子胥之禍發也子胥之子在齊為王孫氏後遂賜之為孫史漢以臏為齊人蓋誤以為楚人原其始而言之

初十日雨

伯平來談

孟子弟子趙邠卿注弟子十五人樂正子公孫丑陳臻公都子充虞季孫子叔高子徐辟咸丘蒙陳代彭更萬章屋廬子桃應與存於孟子者四人孟仲子告子滕更盆成括漢書人物表見五人則公孫丑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也 宋政和五年從祀孟廟視趙注無盆成括為十八人詳宋史禮志吳某孟子弟子考同趙注張九

韻羣言於唾載孟子十七弟子稱之季孫子叔滕更盆成括而
益以孟季子周霄經義考云去季孫子叔而謂告子与浩生不
害為兩人目告子而列浩生不害焦氏正義引周廣業說謂
季孫子叔盆成括均不必取
佩綸案呂氏春秋不屈篇高誘注匡章孟子弟子也淮南氾論訓高誘注
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趙注一匡章齊人也陳仲子一介之士窮
不苟求者焦氏正義以誘注無所出不足取案呂氏春秋誘自序
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家有此書故復依先師舊訓
輙乃為之解呂覽解復依師訓則孟子章句亦依師訓也誘
為盧侍中高弟其說正足補趙氏不及焦氏墨守一家未為

通論也

十日晴

得八弟書復之意甚感渭

焦氏孟子正義云漢儒徵引孟子者如荀卿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王充班固張衡鄭康成許慎何休等皆所為據取而說云漢文立孟子博士授受惜不可考河閒獻王所得先秦舊本不詳得自何人東觀漢記言章帝以孟子賜黃香香能傳之讀云與否不可知劉陶復孟軻所以復者不傳惟後漢書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在趙氏前

高誘自言已章句在趙氏後隋志漢有鄭康成孟子注劉熙孟子注鄭本傳不言著孟子劉亦在趙後余案毛傳引孟子解詩史記五帝紀引辭丹朱於南河之南及象欲殺舜趙氏以孟子長於詩書本此而且氏遺之何也

十二日晴

晴朗可悟斯民稍得小休矣是日 田太淑人忌日也

巧言篇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毛傳盜逃也箋云盜謂小人也春秋傳賊者窮諸盜按此盜字如曲無字所指之盜凡竊柄之權奸盜國之佞賊皆謂之盜

幽王之世如申侯在外褒姒在內皆盜也詩人以屢盟與信盜並言深切著明世之情盟為國用盜為臣者可以悟矣盟可尋亦可寒竊固者並其仁義竊之慄慄哉言乎勿隨隨讀書也

十三日晴

得八弟書以久不得余書相念之情溢於言表殆途中章書偶滯耳並不覺離懷悵觸矣

中庸一篇宋儒由戴記取出列之於大學後論語前國朝諸儒頗有議之者按正義引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矣盍

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並立漢文時已立博士況子思親為聖孫下開鄒嶧自應登堂宜附於魯論之後孟子之前以明道脈中壘以來官為子思之作校大學之述於荀子更為明確觀康成所注尤能發揮其明聖德之意篇中引詩說禮不一而足所論舜文武周皆尚書百篇也鄭更於前知節引易曰君子積小以高大於三重節引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已明中庸用中即大易立中之蘊於禘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注曰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所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

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歟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注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異山川之異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孟姬可以當焉又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太平孝經也其言精切如此故孔子繼往開來之緒言之歷之六經殊塗同歸萬世率由有準較朱注說精微而不專指聖德者似更有見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

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
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
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
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人也其肆意醜詆
何損思孟不過欲自居於孔門嫡派而以不先毀聖賢能擴
儒家之正統而炫耀於世耳試讀中庸一篇已與荀說相反
也

十四日晴

得吳清卿誼卿及陸世兄書知已為陸養泉薦一館歲百

四十四金以五元為循甫使從師讀可感可感

十五日晴

午後過伯平談

潛研堂文集禮記出於漢儒而後世尊之為經與易書詩春秋列而為五以其中多聖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徒所述也沈休文云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休文去古未遠其說當有所自宋儒以中庸出子思氏特表章之而不知表記坊記緇衣三篇亦子思氏之言也或謂緇衣公孫尼子作（按釋文引劉瓛說）按文選注引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又引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

其言明且清今其文皆在緇衣篇則休文之說信矣坊記一篇引春秋者三引論語者一春秋孔子所作不應孔子自引而論語乃孔子沒後諸弟子所記錄更非孔子所及見並則篇中云子言之子曰者即子思子之言亦必皆仲尼之言也仲尼已往七十子已徒惟子思子猶得其傳漢志有子思二十三篇唐宋之世尚存七卷今已遺不可得獨此數篇附禮記以傳而其詞醇其簡與論語相表裏此固百世而下有志於聖賢之學者所宜講求而體驗者於子思之學出于從子曾子書亦不傳而其十篇猶見於大戴記小戴記有曾子問篇檀弓雜記祭義內則祀器大學諸篇俱引曾

子說曾子子思之微言所以不終墜者實賴漢儒會粹之力後之人詆諆漢儒摘其小失屏斥之得魚兔而忘筌蹄其亦弗思甚矣 潛研集

十六日晴

十七日晴 張筱颿有書來託病在武昌

渠山由運河北上至德州適遇小輪遂單舸先發侵晨到津合肥留之午飯余與渠八七年不見矣交道無間可以為隙末凶終者砭頑渠山還吳楚公所復夜話至三鼓而寐

十八日晴

過栗山夜談

十九日晴晚大雨 見栗山之子元相五歲矣 得高陽以書

夜与合肥指栗山飲近若煩鬱急雨滌暑炎歊都解

雨僅在署左右瀰七里之栗竹林即無雨也

二十日晴 晨猶雨

栗山行闖闖着久之

二十一日晴

二十二日晴

得九弟書

二十三日晴夜雨

伯平來辭行胡雲楣來談復凡弟書

晉書載記諸營既多故歸姚萇軍爲大營大營之歸自此始也

二十四日晴

二十五日晴得安圃桂林第一書即附數行寄都下

往送伯平

二十六日晴

廿七日萬壽節

二十七日晴

管子有楊忱序常熟瞿氏校以序中大宋甲申定為孝宗隆興甲申案王荆公有楊忱墓誌忱字明叔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年三十九嘉祐七年為壬寅上溯之慶厤三年為甲申明叔父偕宋史有傳末云子忱慥均有雋才早卒明叔為丁文簡公度之壻文簡有管子要略五篇見玉海及宋史藝文志序為明叔所作無疑

高若訥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衛州彊學善記自秦漢

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曆學自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據東都事略則謂若訥泥古方治病多不效晚乃修史殆果其表諫耳如高敏之豈知喜管子者亦不過通泥古方而已事略亦云喜申韓管子

二十八日晴夜雷雨一陣

得廉生再同書又得吳慎生一緘寄宣威腿石窩桃

二十九日晴

于晦若之弟穆若就伯平聘自都来託寄伯平一函

吳正儀作事類賦人知之其好篆籀亂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

餘條撰說文五義三卷無知之者矣

三十日晴

寄八弟書

張文潛誨人作文以理為主

子美放廢寓於吳中韓維責以去離都下隔絕親交子美復書

曰予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甯之時欲以義相

琢刻雖古人亦不能受余寓退時閒亦頗有勸余居都者讀子

美書箋不入耳之談來相勸勉大率如斯耳

七月初一日晴

幽后傳彭城公主年少寡居后同母弟北平公夙后求婚於孝文孝文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強之婚有日矣公主密与侍婢及僮従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謁孝文自陳本意因發后与高菩薩亂狀公主屬為外戚一竊伺容色可想使我從固節亦可賢婦人也

魏書張彝傳時陳留公主寡居彝頗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因致停廢王肅傳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肇固發横彝亦鄙甚魏制則無豆雖也肇後尚世宗姑高平公主

初二日陰有雨數陣

鄧補堂来

自典午以来無終陽氏為望族北魏陽尼字景文免官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与本何異可謂頗識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藉孝文敕令入侍後宫幽后表啓悉其辭也尼作一字釋未成

高氏所作表碑幽后紀佃趙書臣匠北史亦不載余時閨房倡和之渠惜乎不傳故余還鄉絶句中有一絶詠之曰老去漁陽豈羨官閨中學侶擅文翰魏宮備具和熹德便作班昭一例看今老矣思此詩如為今日讖兆也

初三日晴

復方銘山書銘山寄潮扇夏布及食物來也

初四日晴

昨夜作寄安姪第二書交文報局寄桂林

北齊宋顯傳顯從祖弟繪少勤學多所博覽好撰述魏時

張緬晉書未入國繪依淮裴松之注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
又撰中朝多士傳十卷姓系譜錄五十篇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
紕繆乃刊正與同年譜錄未成河清五年並遭水漂失此晉書作注之勝
厄於水惜哉

初五日晴

昨得高陽書欲招余入都復以不能如約業後漢蘇不韋傳漢
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思之甚有至理萬人如
海一身藏究是卑官非庶人也

初六日晴

家忌

初七日晴

復吳清卿兄弟書

初八日晴

得八弟書馬植軒觀察來時運糧至澤復高陽牋

初九日晴

連日擬琴生墓志心緒甚劣久之始成

初十日晴

買得唐文粹及文粹補遺略一繙閱

十一日晴夜大雨

敬信汪鳴鑾赴吉林察獄以水故繞道至津杭海回例星使不拜客兩居以合肥重臣特修私覿之敬柳州復過余少談辭之不可余不之答也廿年交好脫略形骸耳

十二日雨午後始霽暑衣斂矣

寄巢山復書

十三日晴

十四日晴

十五日晴

作蘭駢館記

十六日晴

十七日晴

得高陽復書

十八日晴天復炎蒸

合肥集賢課以論語一貫解命題何呈兩本一貫無解說者均以阮文達解為主引爾雅貫事也貫為也以中庸所以行之者一也子貢一言終身行之為忠恕於通此仍是時文作法耳說文王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

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論語之一貫即一
貫三也故曰通天地人之謂儒 繁露王道通三篇可取以暢段氏義
繁露王道通三篇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
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
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又云夫喜怒哀樂之數與清煖
寒暑其實一貫也
隋陽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詩廣殿麗年輝上林起春色風
生拂雕輦雲迴浮綺翼 御覽三十
陶詩乃休之所輯 其鄉人宜讀陶詩也

十九日晴夜雷雨

與菊耦手談甚樂

二十日晴

西河謂漢唐業有以大學中庸并論孟為小經者大為謝山所誚

此真自造故實也

二十一日晴

新吾自都來得高陽書以六千金助直振

二十二日晴

以六千金交芸楣

二十三日晴

閏人小病復高鳴書及振局收條一紙

二十四日晴

買得邢子愿來禽館集廿九卷四庫提要謂其文近於選詩和

平雅秀骨幹未堅在別集存目中閱之文多應酬之作其雜

組內有墨談數則謂鄉人孟中丞嘗得一挺乃紫陽先生款又娟

家尹將軍得元時一丸無款識絲〻麩髮理太樸中實含光焰

而以方于魯墨專以色澤規模取勝磨之有香氣無墨氣近

日方墨之價如金惜不一致子愿集也余欲令寫官錄一副本以遺

安圃

二十五日晴 伯行使日本餞賀使俄德

史通書志篇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

余謂藝文志亦何可去自秦焚書以後漢除挾書之禁置寫書之官及成帝命陳農求遺書向歆奏七略為西漢一大政使不志

之古籍、益無可攷矣志之病有二一在於七略外增入雄向諸書使是以意亂七略一在漏略如賈誼有左氏箋詁竟見儒林傳而志無之古文尚書之類言之亦不明了耳子元論史專務簡括近人補史藝文多從其說而於古書存亡及官庫校錄之迹一不留意亦何貴乎補志耶

全謝山有與杭堇浦論金史五帖移明史館六帖當與竹垞移明史館及辛楣先生論金元史者並錄

褚登善於永徽元年以抑買中書譯語人地左遷同州刺史四年以入中書宜其不足取重於高宗矣小節烏可不慎

二十六日晴

梁書文學傳昭伯文彤集眾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為四十卷北史同

昔不傳矣

二十七日晴

梁書張緬傳尤明後漢及晉代眾家客有執卷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抄後漢晉書眾家異同為後漢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蕭子雲傳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子雲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

畧楷論飛白一勢而已其後羲之傳論乃太宗御撰殆欲遠與章
喬第勝也

三十日晴

新安行新安收藏頗富結納頗多人亦謙雅九弟得省河簿秘差
書來嚴戒之

千字文相傳是周興嗣作梁書蕭子範傳南平王使作千字文
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隋書經籍志千字
文蕭子雲注日知錄已疑之矣周興嗣傳又云次韻王羲之
書千字使興嗣為文是梁有兩千字文也

二十九日晴　閲卷三日畢明日之文去

得小弟書

買東村集十卷提要存目國朝李呈祥撰呈祥字其旋一字吉津號木齋霑化人前明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入國朝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是編詩文各五卷詩分十集曰郎中稾使程自刪木齋詩稿游中山草唐城草秋尋草南游詩紀行詩秋游詩東村詩集前各有小序查慎行序稱其與李攀龍王士禛前後鼎足今觀所作慎行非定評也按孫光祀少詹墓志順治辛卯詔求直言呈具辯明滿漢一體疏某特疏劾之下法司具重讞以上

晉諸公贊子配誠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為清氣類如斯宜乎附於司馬也

章廟惻然改謫從戍亦庚子輝回提要略之疏矣初白作序第曰其子之請奈非定論蓋韓諸臣特一揭其序言殆未細觀其詩也

八月初一日晴

郭淮之妻王淩之妹也乃王淩之謀淮既不預後追妻乞宥終無与仲達猜忌之心史稱其方策精詳吾謂其不忠不義也假使淮感武安明之朝之遇便當義軍特起為曹爽王淩以仇捷則請司馬以安曹不則請伯約以助蜀乃甘心為仲達屈何致殘年已垂昔暮志氣不振抑仲達真有牢籠之術耶

初二日晴

左足右手均以電氣震盪之

初三日晴

四庫提要於宋人之詩編次最無序如呂元鈞淨德集乃列於歐陽文忠之前邵子擊壤集與周元公集乃不相次而文潞公乃在范太史後何也

初四日陰

晚樊雲門至津送來香濤書及端溪研歙州砂壺

初五日陰有風作寒

雲門來午後周子玉觀察懋琦自閩至顧廷一過談

初六日晴

留雲門午飯邀晦若陪之談至夜送之登舟

初七日晴

周子玉來午後答陸壽峯 新到幕賓名恩長 棋品愛四子

初八日晴

子晉來瑞方伯璋見過同恭邸寄贈一聯也午後答之

初九日晴

蓉林遊語余天下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本幾徧

天下以其易成故也余謂豈唯書然今福建舉生幾徧天下皆

敢為大言詹詹不足以禍天下者必此類耳

初十日晴 秋分

夜作管子地員攷證序 王南陔先生紹蘭所著 先生所著經說

伯寅司空刻之 更擬刻其說文段注訂補 復刻是編 過傷繁

况序中亦不能迴護也

十一日晴

淨掃几塵 焚香煮茗 始有意治荊公詩 荊公古詩似韓 此不

待論 其七律 姬傳以為歐公學韓於七律不甚留意 荊公留

意矣 然亦未超殊妙 所選止一五首 今特從七律入手以證姬

豐潤張氏澗

傳之說信否

石林詩話云荆公詩用法甚嚴尤精於對偶嘗云用漢人語當以漢人語對若參以異代語便不相類如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護田排闥皆漢人語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覺拘窘

酬朱昌叔詩先云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後改作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以原作為第五首改作為第一首後半山推敲之苦心矣然於此可悟律詩推鍊之法其中有不必改者有必須累改而始佳者在於時時留意之耳

十二日晴

文芸閣編修來見 廷式 乙卯世姪梅若至交也合肥師稱其有志

趣午後答之不值

十三日晴

偕八弟及宗載之書復過梅若與芸閣談

十四日晴

廷一來午後陳仲勉叔毅徵宇來夜至錢橋下答之霄伯

潛書

十五日陰夜雨

作懷伯潛一律並與仲勉昆弟話舊亦成一詩

十六日陰雨午後辰薌

與文芸閒談甚暢

十七日晴

十八日晴

十九日晴

二十日晴

二十一日晴

復孝達書

二十二日晴

二十三日晴 高陽之二公子燿瀛初三完姻作書賀之

二十四日晴

張樸居文来時降級調用奉委運奉天振糧如蘭軒

師於今年八月一日下葬

二十五日晴

雪明送到閑中集及孝達少作各一卷

二十六日晴

二十七日晴

答樸居過雲舫

二十八日陰微雨

寄八弟書

二十九日陰

得安圃七月十九日書

三十日晴

寄九弟書

夜半得高陽書廣西思恩府劉恩溥捐銀六千河南陝州趙希曾捐銀二千助振高陽亦以一千足之

九月初一日晴

復高陽書款文振丙

初二日陰

寄仲潛書晚得其復電知病已愈仲勉等已踩矣

初三日雨

夜得都電允言生一子初三丑刻

初四日晴

出弔王雪舫姨氏之喪

初五日晴

初六日晴

初七日晴

得宗載之書六弟書胡雲楣来知暘民到津

初八日晴

暘民来午後答之

初九日晴

得何子峨書知方銘山下世為之愴然子峨病未愈而生一子

初十日晴

雲楣来

十一日晴

十二日晴

孫恭孫自豐潤回晚得安姪電音

十三日陰

皞氏來談

孔子世家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

史記志疑景吏部曰欲通齊景不恥家臣孔子而如是乎

且據史說景公與晏嬰適魯既有秦繆之對而景公悅

矣何必自辱為家臣以求通也余謂梁氏取景說實不善

讀史者孔子之齊為魯亂耳其為家臣以求通景公為
納昭公計也先是景公雖有秦繆之明而異國小臣倉卒
不能自通故藉高氏通之國高為天子二守齊之世卿為之
家臣未足云辱且魯之無君而周室未定力不能討孔子世
食魯祿請命方伯意在誅季復昭降志辱身正儒者事
豈凡情所能測哉觀景公問政夫子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萬古不易之經也乃兼及魯昭之事孔傳以為指陳恒朱
注以為兼繼嗣不定不知聖人之意實望景公之定魯也夫
慶父之亂高子實來公羊傳魯人至今以為美談使景濟

桓動高承家法南陽之甲再興季固可誅公固可復此聖人君臣之之指也後人不明此意妄為之諱其亦未明聖人之意矣

十四日晴

同吏楨松驛民永詩子俊飲

十五日晴

得樂山書

十六日晴

海門所從龔師之子來名学海字雲生贈以四十元驛民通話送之

舫田都

十七日陰大風雨

永詩約梅若容氏賞菊

十八日晴

程蒲孫太史來見名秉釗蒲孫學問淵雅求見甚切也己卯舉人

本科座師

十九日晴 伯潛三月二十七日一書至今日始到奇甚

朝鮮弔問使侍郎續昌崇禮過津設海道以示體恤彼中請不由

仁川登岸並免郊迎意甚慢也寄樂山書

二十日晴

買得石深詩序意頗欣並夜復安姪書二十日晴派礮船入都迎叔母踩輤有王發甫同年彥威原名禹堂以秋燈課詩圖求題鄧之復雪門一幅云近實成詩發甫交滿海內乘願流傳曉雖也二十二日晴閱課卷三百跋二十三日陰衛達三來談晚馬植卿軒來贈華錫八所畫洛神圖一幅畫不佳姑留之

二十四日晴

許竹篔前輩復充俄德使臣過此來齋中略談

二十五日晴

得安圃第六書

二十六日晴

答竹篔於舟中

二十七日陰雨大風漸寒

閱卷竣夜得樂山書

二十八日晴

以一聯挽錫山並幛寄潮聯云終日力戰安知尺籍伍符罰重法明誰許馮唐關屢對 眇亦重圍偵以壺鐳瓶甄功漾疑淺可堪浙督筆端搖

復子峨書夜永詩來

二十九日晴

寄九弟書

蘭騂館日記 光緒庚寅

十月初一日晴

得樊雲門書並其詩集過晦若少坐作書聞再同疾

初二日晴

三兄暨姪孫允言奉叔母靈赴葬初一日由陳家溝東發辰初由輪車行午正至胥莊則舟尚未至也留茶孫在河干候之而余先還院料理葬事薄莫抵里

初三日晴

靈輤晨至胥莊河次午後抵里暫奉於舊居之廳中與

三兄及從孫夜話

初四日晴

晨趁至各塋行禮肆遂至珊瑝紫

初五日晴夜大風

興族人聚談今年歲事告歉陀例不肯報災族人近又失業

禦冬卒歲之計蓋不能備者十之五六也為之惻然者久之

初六日陰微雨薄莫展霽

董佟〻谷秦諸家均至閘張家莊張封翁如柏尚存年九十六矣

予珍進士河南知縣孫其紳曾孫鳳翰副舉人親見五代矣此

熙朝人瑞也

初七日晴

以銀六十兩散給六門極貧者長門族兄正佩縳二門族叔鳳翔本門族兄佩績六門族叔壐九門族叔文會十門族叔填弟佩絥同之

借谷霖蒼先生家譜爲脩譜之式谷錫霖蒼十三世孫也

初八日晴

已刻葬叔母董太淑人於東塋

初九日陰夜月色甚佳

備羊一豕一傷三兄率允言恭詣 始祖塋以次行禮余足不開編

閒候之適趁墟者雜遝於衢頗形豐盛

初十日陰

午刻由里至胥莊允言隨行三兄由里取道玉田以踈

十一日晴

五鼓乘火輪車至唐沽允言遇其婦翁舟去余獨赴津

十二日晴

伯行出使日本過此略話

十三日晴

得伯平書伯行南旋檢舊藏山谷書數種玩之聊以悅目
姚際恆好古堂書画記近世有名陝搨必以宋本為佳並考古
之家皆有驗法懷仁聖教序以首行晉字不斷為驗醴泉
銘以光武光字補鑿痕為驗後來搨久補鑿痕泯矣党位稱八楓有
州對四字清楚者為驗智永千文以後有姪方綱摹四字為
驗後搨者無予初得智永千文一本周尚錫所藏周目記有
此四字驗是宋搨以二十緡得之予後復得一本末又有李
壽永壽明刊六字一行此則生平僅見
十四日晴

周子玉葉子晉均来

十五日晴

胡雪楣碩臯民劉獻夫均来

十六日晴

允言自大沽来寄安圃第六書巢山書来

十七日晴晨赴徵霞旋止

允言回都後高陽一箋過仲彭齋中小坐

十八日晴

九弟還楊順来寄柚果標此午後至臯民處閑話

于州堂石影

秋坪時守饒州

宋史本傳庭堅楷法妍媚自成一家游荊州得石本蘭亭學愛翫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

十九日晴

合肥書蘭駢館榜懸之閣中適得汪秋史所藏蘭亭乃定武肥本有阮文達跋年八十一道光甲辰文達合肥有神龍本乃王秋坪所藏者覃溪先生書神龍蘭亭考致於後嘉慶辛酉兩美必合皆稧帖之佳者而南阮北翁聚於一室亦佳話也

蘭亭續考楊誠齋跋曾氏本吾見元明跋山谷書云山谷謫黔泝峽舟中日日惟把玩石刻一本蓋此託也故末年書法超絕云予聞五更侵早趁更有夜行人願持此因予寄聲山谷余目趙子固説思由褚探山谷之源今見誠齋説則山谷之源

在王不在褚觀其推服鶴銘所為逸少然不合蘭亭之徑矣

二十日晴

展觀蘭亭竟日論古齋蕭董勝以書画来售略一披覽真偽雜糅而價目甚昂

復八弟九弟各一書

二十一日晴

茶孫来

二十二日晴

丹崖編修自籍来 庚午優貢 丙子舉人 庚辰翰林

二十三日晴

八弟書来十一月子刻生一女意甚悶〻當作書廣之

覃谿谷園集有於瞻雲寺後拓得石鏡溪字詩一首注云後有

紹聖元年七月辛亥同真淨禪師蕭若此石上南昌黃庭堅題

廿四字

二十四日晴

新吾自粤来

二十五日晴

作都書一三函先後得伯潛清卿書

二十六日陰連日霧氣瀰漫似晴似雨作雪不成

晦若生日來余齋遊顧以明季國初人卷頁及新舊蘭亭數種同玩迷相悅也薄暮張子純來一見之客去後忽覺疲弱不支飯後嗽沸即枕後胃氣鬱勃起于腹中上振顛門下竄腰際再夜不能合目急起靜坐始稍斂攝終不得半晌眠也

二十七日晴

病延醫視之投以疏散之品不效合肥勸用金雞霜遂服之余自知之病伏已久而發之猛非中醫所能治也且之俊氣方熾傳為長瘧非速攻不可午後壯熱時作譫語困

甚 得再同書知病有轉機未大愈爲赭石所誤

二十八日晴

仍服前藥午後斷倦入夜遺矣而熱漸退矣

二十九日晴陰不定

熱退病清

三十日晴

前數日問視寢疾者晦若仲彭永詩而合肥每日必

遣醫兩次正是外間客來恐煩乃移入內靜養

得安圃弟八書

夜夢徧閱名人書画得一幅波浪掀天一舟由上游急下作收帆之
狀余於夢中吟其題曰舟人推余醒但記末二句矣因足成之醒
後究不如夢後也

一葉扁舟一粟身風帆到處易迷津能從急流灘頭轉便
是清涼畔裏人

十一月初一日晴

初二日晴陰相間

初三日陰

復安圃書

初四日陰

初五日陰

聞都中疫氣亦盛潘伯寅師病五日而卒子授丈亦病亟也子涵書來子清之子同官死軍機所總辦張席珍亦感寒中厥陰而殁後聞浙老同官未死蓋子清之妾毛氏僞造一電紿子涵也子清有此悍妾貽患無窮 辛卯七月補記

初六日晴

晨至管廠小坐延承詩略話席北鶴巢書齋師席祁世長補工尚孫家鼐擢總憲徐郙轉吏右祁右則錢應溥也

初七日晴 始薙髮

孫子授病卒 迴憶乙亥大考十六年耳 人生真一夢也

初八日陰 再同來索耆獻類徵取一部 交廬甫寄之 廿一帝不能詳也

鵅民來談

初九日陰

病後強將課卷閱竣 交院 頗疲累也

初十日晴

偶閱庚子山集 復八弟書

十一日陰 冬至

勉力評兩晃史論不能改也

十二日晴夜有風全無雪意

仲約得禮部右侍郎稍慰遲暮之感

十三日晴

前假張巽之房梁公碑頗佳趙子函石墨鐫華云存六百

餘字此則更漫漶矣並近日不易得也

十四日陰

黃建莞周懸詩詢未半月中飯少睡早精神疲乏異常

十五日晴

頭痛作一詩与碩皐氏謝其日本席

十六日風晨細雨一陣

晦若書余詩並索紙千番之旋以日本矮牋相報復用前韻貽之

十七日晴

爽秋寄補編詩八卷來

十八日晴

皞民來談並和余詩過示詩步坐

十九日晴

麥信堅電來言醇邸病重

察哈爾部復至都統加公費三千兩副都統加六百兩均如

直督原請之數晨起作米山書並為伯定潤若

二十日晴

榮振邦由都回詢醇邸之病狀綿惙不省人事殊可憂也

二十一日晴

麥信堅電來二十日

上奏

慈聖至邸午正回宮是夜丑初醇邸薨

得王廉生書同作書致伯平

二十二日晴 曝氏來談同作鶴巢書

日閱課卷十餘本疲甚論古目都 送蘭亭一本稱是定武

瘦本玩之乃上黨之舊拓本耳索價至二百金矣又有一

冊乃覃谿先生自書蘭亭跋共七則廿八頁以三十金留之

二十三日陰

醇邸謚曰賢雙行寫定稱曰皇帝本生考立廟邸第

上縞素十一日穿素於北海畫舫齋至邸偶素服掛黃綺至

適園易服謁亦如之御前樞臣師傅會祀邸稿也

得高陽廿日書又復鶴巢書

二十四日陰

課卷竣過永詩晦若少談

二十五日晴

復高陽書

二十六日晴

閱苕溪漁隱叢話

二十七日晴夜大風

鶨氏來談

豐潤張氏澗

二十八日風。

花農來知予昔甚病，徽夫來長談，午後有怙佑携聖叔來

亦王石冊所搨乃慧秋谷所藏有鐵梅蓀王暢夫二跋惜索

價過昂聖莛還滕縣均補（崇字小橫渠字複俱不明）何以勘當半日錄之

太平御覽二百九十三引郡國志幽州無終縣西平城即李廣射石

虎之處

二十九日晴

讀太白詩王琦注也塞上讀太白詩頗有悟入處惜錄而申綴曰

來漢理校葉覽諸家評貫其謬剩指摘者固屬吹毛求疵

稱許者亦属隔靴搔癢也語曰有酒學佛無酒學仙余學蘇
不學是學佛處學李不學是學仙處自謂取逕稍異恒流未
識世之能詩者許我否得柴山書並雲帆來談 請喀引見

十二月初一日晴夜大風如吼

復柴山書

初二日晴風未已

聞樂壬晋病沒惻然作書改安姪潘子靜米過晦若少談

初三日黃沙蔽天午後略止飛雪数片而已

至灤竹林帚子晋睐而歸民來談

初四日陰霾竟日
召陳工部澤霖來書請臣過話
初五日陰
午後聞西壽文於初四辰刻殁於鄂藩任所殊堪痛惜
夜電慰再同時方病也悲不能支枉星奔
初六日晴
寄晏圃書
初七日晴
午後過暻民約雲楣來談

初八日晴

得再同書乃初二日所發并寄知壽文之病也夜得鄂寓知壽丈目種梅感寒初三猶偕撫院初四並首府有所商推忽頭暈腹痛更衣後脫無所苦也

初九日晴大風

得九弟書作數字復之語極婉摯可作家誡得允裳夫婿寄贄答之

初十日晴午刻風少

寄再同書並幛無可慰藉勸其養疾而已

十一日晴

檢點書帙几案頗清欲稍理故業而未得暇也夜稍靜

閱太白詩數首

十二日晴

得雲舫書即復之

爾雅釋草眾秫郭注不鮮眾字邵郝兩家亦釋秫累千百言而於眾字不一及余甚疑之爾雅所釋必經文有之而五經中無以眾為穀者偶讀斯干眾維魚矣實維豐年而恍然也傳曰陰陽和則魚眾多矣箋云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

衆相与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按如傳箋所解意殊迂曲疑衆魚与旐旟對文衆當作衆秫之衆鮮如衆秫之茂如水中之魚之多則年豐矣似直捷而明白也或魚乃穌字說文穌杷取禾若也所種之禾已可杷取禾若自是豐年之兆亦通

十三日晴大風揚沙天日俱晦夜月色皎然

向以正五九不上官為唐忌閱通鑑齊高洋將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宋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胡身之注陰陽家之說上官忌正月五月

九月則由来久矣

十四日午後晝晦風霾竟夕

午後秉燭讀漢書一卷

十五日晴

碩臯氏来談

閱通鑑三五頁又檢鮚埼亭集揅經室集無所得

十六日晴

得都書附安姪一緘

魏高堂隆傳評日隆學業脩明志在匡君因变陳戒發於懇

誠忠矣哉及至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余

按隆於百役繁興累疏切諫可謂難矣而封禪之議創自蔣濟

隆輒撰具禮儀何也

十七日晴

寄王廉生書

漢書文紀贊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烏虖仁哉及觀刑法志高后

元年除三族罪至孝文時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殆為

過刑訖漢世遂不能除宜史遷有文帝好刑名之語也復從

鼂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

萬二千石為大麾長斷令入粟郡縣遊閒賣官鬻爵之與流毒無

萬世誰謂孝文賢主哉

十八日晴

十九日晴午後陰

皋民昨來辭行入都寄復柳門書以穎州酒至大名東壇酒及中

山杉子蘋婆粵中橙橘拄海南香為文忠作生日內人藏陸

杜平張正甫寺前後赤壁兩園文三橋書賦相当展玩久之

二十日微雪

晦若來談竊稔如升粵臬胡蘄生得僧尹得八弟及戴之書

二十一日晴

王獬臣鮮館劉獻夫來談午後過晦若容民略話得樂山書

二十二日晴

作書辭集賢席明年思作汗漫游再復戴之書

二十三日陰

樂山遣其紀綱任慶及陸宣來寄惠食物並雪狐馬褂西羊皮統

箭衣一件孝達有電諭再因家事電再因並復孝公數語

二十四日陰夜雪

顧裕如來談云次棠前輩之弟子堅幼棠均殁家遭回祿殊可

慘也

夜復樂山書

二十五日雪猶未止

昨得高陽師書寄都中食物數種午後作牋答之並寄食物

數事猶餽歲之禮也

二十六日晴

獻夫芸楣來談伯平日大名至

二十七日晴

伯平來談答裕如獻夫芸楣

二十八日晴

伯平来談得再同復電

二十九日晴

答伯平晚合肥之表弟李子不觀察正業自山東工次来夜

晦若過談

三十日晴

客中又是一年矣胡雲楣来

靡生書來以石淙序工雅登善下開祐陵山谷實從此出積健

為雄耳翁覃谿謂曜不如穫實則穫不如曜余深以其言

為並按舊傳元超子曜亦以文學知名聖曆中修三教珠英官至正諫大夫新書曜聖曆中附會張易之官正諫大夫宰相世系表西祖房曜字舜華給事中襲汾陰男溫公通鑑誤以薛紹尚太平公主者為曜子按表則紹乃瓘子胡注正其誤矣通鑑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胡身之注按會要城陽先降杜荷荷誅降薛瓘